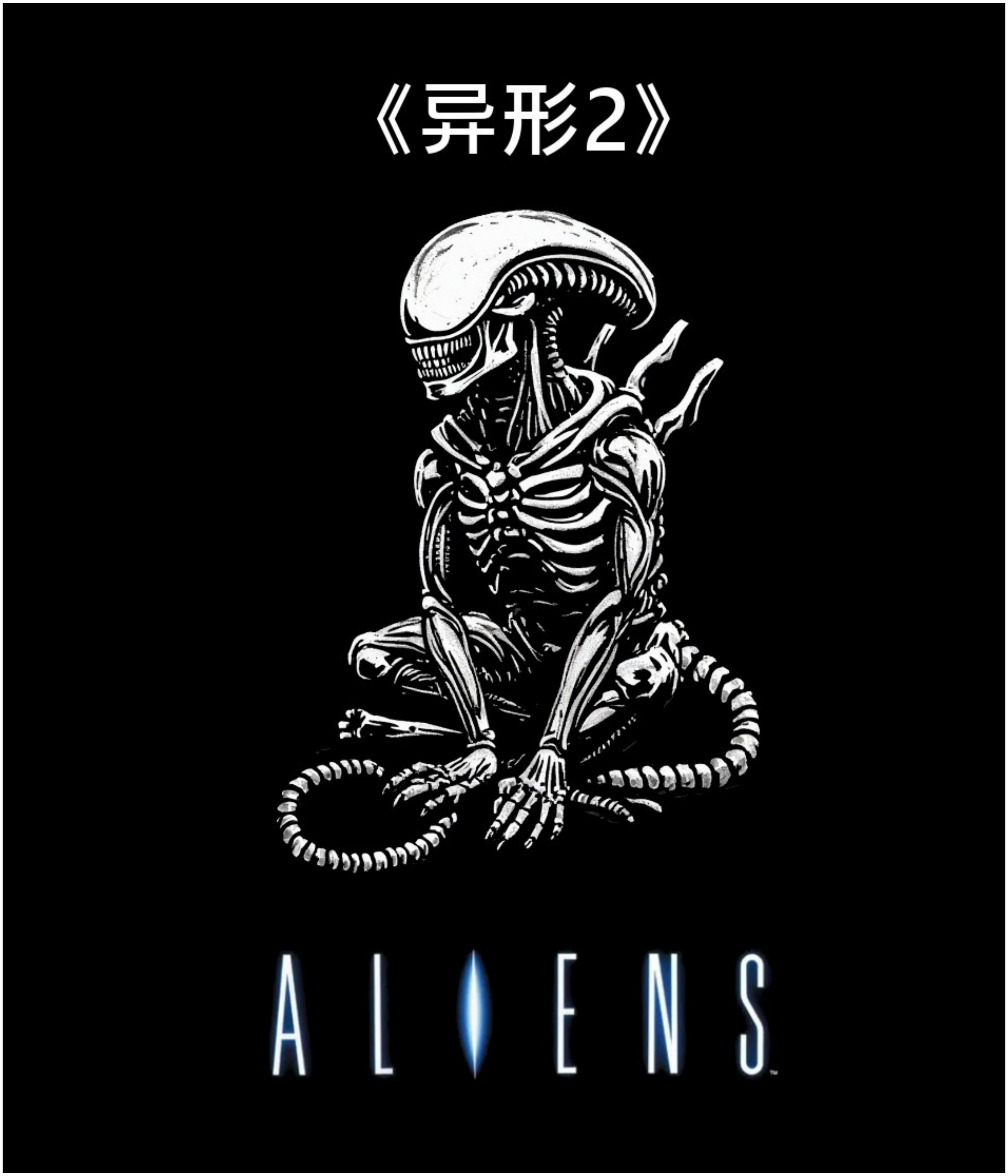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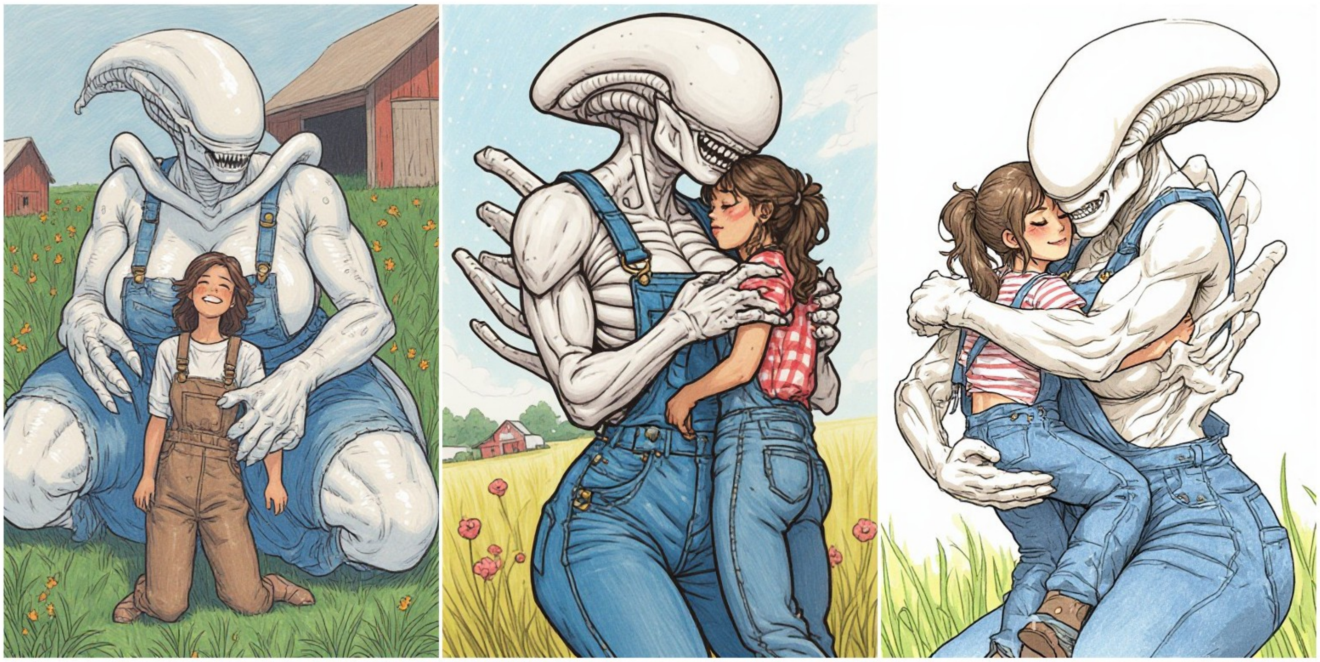

《异形2》
ALIENS





纽特与“母亲”：女皇并非生来暴躁，她只是烦透了住在这个地狱般的星球上。大气处理站正在把阿刻戎（LV-426）变成农田——要是故事再晚一百年，结局怕是另一番光景了。

《异形 2》

詹姆斯·卡梅隆 著

淡入

未来某时——太空

寂静无垠。群星闪耀，犹如上帝之爱……冰冷而遥远。一小片科技造物漂浮于星海之中。

特写镜头： 那是“纳西索斯号”（Narcissus），即那艘命运多舛的货运飞船“诺斯特罗莫号”（Nostromo）的救生艇。它未开启内部照明或航行灯，看上去毫无生命迹象。测距雷达的“嘀”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一道阴影笼罩了“纳西索斯号”。探照灯骤然亮起，扫过这艘小飞船，同时，一个巨大的深色船体正向它缓缓降下。

内景：纳西索斯号内部

这里昏暗沉寂，宛如墓穴。探照灯的光束透过布满灰尘的舷窗射入。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巨大的金属结构正环绕着这艘穿梭机降下。一声低沉浑厚的金属撞击声——宛如钟鸣——在船体内回荡。

特写：气闸舱门。 切割炬穿透金属，强光迸射而出。火花如雨般洒入舱内。

第二把切割炬也切入进来。它们动作精准如机器，切割出一条矩形路径，向彼此靠拢。两把切割炬汇合，随即熄灭。舱门向内倒下，显露出一个怪异的多臂身影——那是一个焊接机器人。

几个人影走了进来，逆光的身影透着一股不祥的气息。那是三名身穿生物隔离服的男子，携带着照明灯和各种设备。他们走向前景中一个形似石棺的深空休眠舱。

领队
（声音经通讯器过滤）
内部气压正常。船体完整性良好。深空休眠舱，款式大约是二十世纪末期的……

他戴着手套的手擦去了休眠舱盖上一层厚厚的灰尘。

休眠舱内景： 光线透过擦净的区域射入，照亮了一名女性，她的面容安详宁静。

她是蕾普利（Ripley）准尉，“诺斯特罗莫号”唯一的幸存者。蜷缩在她身旁的是琼斯（Jones），那只行踪不定的飞船猫。

领队
（画外音，经通讯器过滤）
指示灯显示绿色。她还活着。好吧，伙计们，看来我们的打捞奖金泡汤了。

叠化至：

内景：医院病房 - 蕾普利 - 门户站
她躺在床上，面色苍白，一名女医学检验师抬起了靠背。

她周围是神秘的白色医疗设备。医学检验师散发着熟练的快乐气息。

医学检验师
为什么我不打开视口？注意你的眼睛。

刺眼的光芒倾泻而入，电动遮光板滑入天花板，显露出一幅令人屏息的壮丽景象。在那片被称为“门户站”（Gateway Station）的庞大模块化居住区建筑群之外，是从高轨道俯瞰到的地球弧线——蔚蓝而宁静。

医学检验师
今天感觉怎么样？

蕾普利
（虚弱地）
糟透了。

医学检验师
只是糟透了？那至少比昨天好些。

蕾普利
我在门户站待了多久了？

医学检验师
也就几天吧。你觉得现在能见访客吗？

蕾普利耸了耸肩，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门开了，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但蕾普利的目光只落在他怀里抱着的东西上——那是一只熟悉的、体型硕大的橙色公猫。

蕾普利
琼斯！

她一把抱住那只猫，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蕾普利
（用哄婴儿般的语气）
过来，琼斯，你这只丑兮兮的老家伙……你这丑东西。

琼斯耐心地忍受着蕾普利这番略显尴尬的亲昵举动，看起来毫发无损。访客在床边坐下，蕾普利这才注意到他。他大约三十岁，相貌英俊，穿着一套看起来像是高管或律师风格的西装，领带松松垮垮地系着，透着一种刻意营造的随性。脸上挂着那种被称为"极具亲和力"的微笑。

男人
房间不错。我是伯克——卡特·J·伯克。我在那家公司工作，不过除此之外，我这人还算不错。很高兴看到你感觉好些了。听说那种虚弱和神志不清的状态很快就会过去。那是超长时程深度睡眠的副作用，或者是诸如此类的情况。

蕾普利
我在外面漂了多久？他们什么都不肯告诉我。

伯克
他们没说？（安抚地）嗯，也许你现在还不必操心那个。

蕾普利一把抓住他的手臂，让他吃了一惊。

蕾普利
多久？

伯克注视着她，若有所思。

伯克
好吧。直觉告诉我，你足够坚强，能承受这个消息……五十七年。

蕾普利惊呆了。她仿佛泄了气一般，神情从惊愕与震惊，转变为意识到自己已失去了一切——朋友、家人，以及她的整个世界。

蕾普利
五十七……

伯克
你当时在核心星系间漂流。多亏深空打捞队正好发现了你，否则……你还好吗？

蕾普利突然咳嗽起来，仿佛被什么东西噎住，神情逐渐转为极度的惊恐。伯克从床头柜上递给她一杯水，却被她一把打落。水杯摔得粉碎。琼斯（猫）尖叫着窜到了一边。蕾普利双手紧抓胸口，挣扎着，仿佛正被人扼住喉咙。医务人员按下了控制台上的一个按钮。

医务人员
（大喊）
Code Blue（紧急抢救）！415 号病房！Code Blue！4-1-5！

蕾普利开始抽搐，伯克和医务人员死死按住她的肩膀。一名医生和两名技术员冲了进来。蕾普利因剧痛而背部反弓。

蕾普利
不……不——！

她疯狂挣扎，撞翻了周围的设备，众人试图将她按住。她的心电图读数疯狂飙升。躲在柜子底下的琼斯瞪大双眼，发出嘶嘶的叫声。

医生
按住她……马上建立气道！还有 15 毫升的……不！

覆盖在她胸口的床单下，鲜血猛然喷涌而出！蕾普利死死盯着床单下那个正在隆起并试图破体而出的怪物轮廓。

镜头切至她的视角，看着床单隆起。 隐约瞥见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它正发出刺耳的尖啸声……

特写镜头： 蕾普利尖叫着猛然惊醒。她独自一人身处昏暗的病房里。她大口喘着粗气，双手无助地紧抓胸口。并没有什么疯狂的怪物正从她体内钻出。她的目光惊恐地四处游移，随后慢慢聚焦，意识到自己是安全的。她浑身战栗，大汗淋漓，用手掌根部用力揉搓着胸口，低声啜泣。

床边的视频监视器突然亮起，屏幕上出现了医务人员的面孔。

医务人员
又做噩梦了？需要吃点助眠的药吗？

蕾普利
（虚弱地）
不……我已经睡够了。

医务人员耸了耸肩，关掉了监视器。她按下床头柜上的按钮，打开了舷窗，露出了 “门户” 空间站（Gateway）和那颗绿松石般美丽的地球。她紧紧抱着琼斯（Jones），像哄孩子一样轻轻摇晃着它——噩梦的余悸让她心神未定，浑身发抖。睡意全无。

蕾普利
我们活下来了，琼斯。我们活下来了。

切至：

外景：公园
阳光透过一排白杨树倾泻而下，远处可见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地。

极近景： 琼斯正悄悄逼近一只在落叶间跳跃的鸟儿。它猛地一扑——却结结实实地撞上了一堵墙。

蕾普利
（画外音）
蠢货。

广角镜头： 琼斯一脸困惑地后退，原来那是一面高分辨率的环境模拟墙幕——一种循环播放的全景影像。蕾普利坐在一张长椅上：此时我们才看清，这里是医疗中心旁的一个中庭，仍位于“门户”空间站的深处。周围摆放着长椅和几株毫无生气的盆栽树木。透过背景中的玻璃门，可以看到冷冰冰的走廊。

伯克（Burke）走了进来，一如既往地步履匆匆，神情随意。

伯克
抱歉……我这一上午都在赶时间。

蕾普利看起来气色好多了，但神情仍显得有些脆弱。

蕾普利
他们找到我女儿了吗？

伯克
嗯，我本来打算等听证会结束后再告诉你……

他打开公文包，取出一张打印件，上面附有一张传真照片。

蕾普利
她……？

伯克
（浏览文件）
阿曼达·蕾普利-麦克拉伦（Amanda Ripley-McClaren）。应该是婚后的名字。年龄：六十六岁……去世时。两年前。（看着她）我很抱歉。

蕾普利凝视着那张照片，整个人惊呆了。

照片上是一位六十多岁女性的面孔。那张脸看起来很普通，甚至有些陌生。她努力将这张脸与记忆中那个小女孩的模样重叠起来。

蕾普利
艾米（Amy）。

伯克
（读着资料）
癌症。唉，人类至今还没能攻克这个难题。已火化。安葬于威斯康星州小丘特（Little Chute）的帕克赛德（Parkside）陵园。没有子女。

蕾普利凝视着远方——那片人造的景致，以及往昔的岁月。

蕾普利
我答应过她，会在她生日那天赶回家。那是她十一岁的生日。我确实错过了。（停顿）不过......她早就学会了别太把我的承诺当真——至少在涉及飞行日程的时候是这样。

伯克点点头，神情透着理解与共鸣。

蕾普利
你总以为以后......你知道，总有机会去弥补某人。但现在我再也没机会了。再也没机会了。

伯克安抚地把手搭在她的手臂上。

伯克
（温和地）
听证会九点半开始。你可不想迟到。

内景：走廊 - “门户”空间站
电梯门打开，蕾普利走了出来，正和伯克交谈。

蕾普利
你看了我的证词......内容既详尽又准确。

伯克
听着，我相信你，但里面会有不少大人物。有联邦官员、星际贸易委员会的人、殖民地管理局的人，还有保险公司的人......

蕾普利
我明白了。

伯克
只要把事情经过告诉他们就行。重要的是保持冷静，别带个人情绪。

内景：会议室 - 聚焦蕾普利 - “门户”空间站
她既不冷静，也无法控制情绪。

蕾普利
你们耳朵里是塞了耳垢还是怎么着？我们在这儿都待了三个小时了。同一个故事，你们到底还要我换多少种说法讲一遍？

她面对着长条会议桌旁的八名调查委员会成员。他们身穿灰色西装，神情严峻。显然，他们并不买账。蕾普利身后的大屏幕上，帕克的人事档案照片显示出来，他咧嘴笑着，像个傻大个儿。旁边打印出了他的档案资料。接着画面切换成了布雷特的照片和档案，随后是其他人......凯恩、兰伯特、叛徒仿生人艾什，还有达拉斯。

星际贸易委员会（ICC）代表范·卢文双手手指尖相对搭成塔状，皱着眉头。

范·卢文
试着从我们的角度看这件事。你亲口承认引爆了一艘 M 级星际货运飞船的引擎，从而将其摧毁。那可是相当昂贵的设备......

保险调查员
（语气干巴巴地）
按现值折算为四千二百万美元。当然，这还不包括货物的价值。

范·卢文
穿梭机的飞行记录仪证实了你陈述中的部分内容。当时「诺斯特罗莫号」降落在一颗未受观测行星 LV-426 上。进行了修复。它恢复了航线，随后准备自毁。由你。原因不明。

蕾普利
听着，我告诉过你......

范·卢文
然而，它不包含任何有关您据称拾取的敌对生命形式的条目。

蕾普利感觉到绞索收紧。

蕾普利
然后有人发现了......篡改了录音机。谁有权访问它？

ECA 代表只是摇头。

ECA 代表
你能听自己一分钟吗？

蕾普利瞪着 ECA 代表，一个五十岁的刻薄女人。范·卢文无奈地叹了口气。

范·卢文
分析小组对你的航天飞机一厘米一厘米地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你所描述的生物的物理证据......

蕾普利
（丢了）
那是因为我把它从该死的汽闸里吹了出去！（停顿）就像我说的。

保险调查员
（对 ECA 代表）
LV-426 上是否有类似这种“敌对生物”的物种？

ECA 代表
不，这是一块石头。没有比简单病毒更大的本土生命。

蕾普利沮丧地咬牙切齿。

蕾普利
我这段时间不在，大家的智商突然暴跌了吗？我跟你们说，那不是本土产物。那里有一个外星飞船——废弃的飞船。我们当时锁定并追踪到了它的信标......

ECA 代表
坦白说，我们已经调查了三百多个世界，没有人报告过有一种生物，用你的话说......（摘自蕾普利的声音）......“在活的人类宿主体内孕育”并具有“血液中浓缩的分子酸”。

蕾普利看了一眼桌子另一端沉默的伯克。他的表情很严峻。她的嘴变硬了，有点回到了当初那个坚毅的蕾普利。

蕾普利
听着，我知道这事儿会怎么发展。但我告诉你们，那些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在那颗小行星上有一艘外星飞船，船上有成千上万枚卵。成千上万枚。你们明白吗？我建议你们利用飞行记录仪的数据找到它。找到它并解决掉——免得你们的勘测队带回来什么“小惊喜”......

范·卢文
谢谢，蕾普利准尉。这就......

蕾普利
（声音更大）
......因为仅仅其中一个东西，就在孵化后不到十二小时内杀光了我所有的船员......

范·卢文站起身，显然已失去耐心。

范·卢文
谢谢，就这样吧。

蕾普利怒视着他，又狠狠瞪了一眼委员会。

蕾普利
还没完呢，该死的！要是那些东西到了这儿，那才叫“完了”。到时候你就等着跟一切说再见吧，杰克！彻底说再见。

蕾普利猛地转身离开，因沮丧和愤怒而浑身发抖。达拉斯在视频屏幕上回望着她，照片里的目光灼灼逼人。

切至：

内景：走廊
蕾普利踢了一脚墙壁，旁边伯克正在自动售货机前买咖啡和甜甜圈。

伯克
你刚才可是把他们拿捏得死死的，小姑娘。

蕾普利
我还没进去之前，他们就已经打定主意了。他们觉得我是个疯子。

伯克
（兴高采烈地）
你就是个疯子。来个甜甜圈吧。

内景：会议室 - 特写蕾普利 - 稍后
范·卢文清了清嗓子。

范·卢文
本调查委员会认定，准尉艾伦·蕾普利（NOC-14672）的判断力存在问题，不适合继续持有 ICC 颁发的商业飞行员执照。

伯克看着蕾普利默默承受这一切，她嘴唇发白，却强压着情绪。

范·卢文
该执照即刻起无限期吊销。目前暂不提起刑事指控，你获准无需保释金释放，但须接受为期六个月的心理评估观察期，其中包括由 ICC 精神科技术员进行的每月复查。

内景：走廊
镜头跟随会议室大门砰然打开，蕾普利大步走出。她甩开伯克试图阻拦的手臂，快步追上正沿走廊前行的范·卢文。

蕾普利
（坚持地）

你们为什么不去调查 LV-426？

范·卢文
（带着居高临下的态度）
因为没必要。住在那里的人几年前就已经勘察过了，他们从未报告过任何 “敌对生物” 或外星飞船。顺便提一句，那里现在叫阿刻戎星（Acheron）。

蕾普利
你在说什么？什么人？

范·卢文和其他人一起走进电梯，但蕾普利挡住电梯门，不让它关上。

范·卢文
地球化改造人员……行星工程师。我们称之为 “速成殖民地” （shake 'n' bake colony）。他们安装大气处理装置，让空气变得适宜呼吸……这是项大工程，需要几十年时间。他们在那里已经待了二十多年了，一直相安无事。

电梯门试图关闭，蕾普利用力将其推开。周围的人开始感到不耐烦。

蕾普利
有多少殖民者？

范·卢文
六十，也许七十个家庭。

蕾普利
（低声）
天哪。

电梯乘客
你能不能让一下？

蕾普利的手从电梯门上滑落。

镜头从电梯内部特写她的脸， 电梯门缓缓合上，仿佛命运之门，映衬着她那茫然失落的神情。

外景：外星地貌 - 日
一片狰狞、饱受风暴肆虐的景象。岩石形态扭曲怪异。正午时分，光线却昏暗如黄昏。

镜头缓慢平移，对准一块固定在混凝土支柱上的锈蚀金属牌，上面写着：

哈德利希望镇 (HADLEY'S HOPE) 人口 159
“欢迎来到阿刻戎 (ACHERON)”

某个当地人用喷漆在下方加了一行字：“祝您愉快。” 狂风在金属牌周围尖啸，夹杂着冰冷的雨水横扫而过。

背景中可见殖民地建筑群：那是一片低矮的建筑群，安装了许多泛光灯。

外景：殖民地建筑群
镇子由一群形似掩体的金属与混凝土建筑组成，彼此间由管道连接。霓虹灯在拱顶般的墙面上投下刺眼的色彩，为酒吧和其他商家做着广告。这里看起来既像克虏伯（Krupp）军工厂，又像内华达州荒野深处的卡车停靠站赌场，两者混合在一起，透着一股阴冷潮湿的气息。

装有巨型车轮的牵引车像蟾蜍一样，在坑洼不平的“街道”上缓慢爬行，随后驶入通往地下车库的坡道。

镜头转向控制区——这是整个建筑群中最大的建筑。它的外形隐约让人联想到航空母舰的上层建筑……尤其是舰桥部分。

背景中，隔着半公里荒凉的荒原，可见最近的一座“大气处理厂”的庞大建筑群；它看起来像是发电厂与活火山的结合体。它散发出的火红光芒在低垂的云层下闪烁，宛如一座钢铁厂。

内景：主大厅 - 靠近控制区
这是一个中心区域，布局类似缩小版的购物中心，没有任何装饰性的花哨设计。我们看到了来到这片被上帝遗忘的阿刻戎星生活的人群缩影：他们坚毅、务实，脸上写满了“愤怒的葡萄”式生活的艰辛，长着粗糙起茧的双手。这里显然没什么室内设计师光顾。几个孩子在走廊里飞奔，骑着看起来极像“大轮童车 (Big Wheels)” 的玩具车。

内景：控制区 - 操作室
室内挤满了计算机终端、技术人员和显示屏……殖民地运营的大部分事务都在这里进行。这里虽是高科技环境，却显得陈旧而脏乱。文件堆积如山，桌面上留着咖啡杯留下的圆圈印记。镜头跟随运营助理经理莱德克（Rydek），看他快步追上正忙得焦头烂额的运营经理辛普森（Simpson）。

莱德克
还记得几天前你派了几个独立勘探员去伊利昂（Ilium）山脉外侧的那片高原吗？

辛普森
记得。怎么了？

莱德克
有个家伙打来通讯——是个夫妻档勘探小组。他说探测到了信号，想确认如果真发现了东西，他们的开采权是否会被认可。

辛普森
地球上那些坐在舒适办公室里的大人物，指派我们去荒郊野外的某个坐标点查看，我们就去。他们不说原因，我也从不问。我不问是因为在这儿等个答复得花两周时间，而且得到的答案永远是“别多问”。

莱德克
那我该怎么回复这家伙？

辛普森
告诉他，只要是我说了算，他发现的东西就归他所有。

外景：阿刻戎（Acheron）- 荒无人烟之地 - 六轮牵引车 - 日间
车辆在崎岖不平的岩石地面上轰鸣疾驰，冲开湿软的火山灰堆积层。

内景：牵引车内
独立勘探员乔丹（Jordan）正专注地盯着发出“嘀嘀”声的探测仪屏幕。他的妻子兼搭档安妮（Anne）坐在身旁，后排则是他们的两个孩子，正在沉重的采样设备间玩耍。

乔丹
（得意地怪笑）
瞧瞧这磁场读数，简直肥得流油。而且它是我的，我的，全是我的。

安妮
有一半是我的，亲爱的。

六岁的女儿纽特（Newt）在后排大喊……

纽特
还有一半是我的！

乔丹
我的合伙人也太多了吧。

纽特
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回镇上啊？

乔丹
等我们发了财，纽特。

纽特
你总是这么说。我想回去。我想玩“怪兽迷宫”游戏。

她的哥哥蒂莫西（Timmy）把嘲弄的脸凑到她面前。

蒂莫西
你老是作弊。

纽特
才没有呢。我就是最厉害的。

蒂莫西
就是有！你能钻进我们进不去的地方。

纽特
那又怎样！所以我才最厉害啊。

安妮
别闹了！要是再让我发现你们俩在通风管道里玩，我就要给你们点颜色看看。

纽特
妈，别的小孩都这么玩……

乔丹
（敬畏地）
天哪！

镜头透过前挡风玻璃，对准前方隐约显现的奇异轮廓。那是一块巨大的、状似骨骼的物体，从灰烬层中向上突起。牵引车减速停下。

它侧翻着，扭曲变形，倚靠在熔岩流旁的一处岩石突起上，但仍能辨认出这是一艘外星飞船。具有生物机械特征，非人类设计。

乔丹
伙计们，这次我们可是发了大财了。

牵引车外
乔丹和安妮走下车，身穿环境防护服。他们携带了照明灯、背包、摄像机和检测设备。寒冷的空气中，他们的呼吸化作团团白雾。

安妮
你们几个待在车里。我是认真的！我们很快回来。

他们向那艘废弃的外星飞船艰难走去。

安妮
我们是不是该汇报一下？

乔丹
等弄清楚该怎么称呼它再说吧。

安妮
（紧张地）
叫“那个巨大的怪东西”怎么样？

他们在船体上一处扭曲的裂口前停下脚步。里面漆黑一片。

牵引车内/外
纽特把脸贴在玻璃上，呼出的热气在玻璃上凝结成雾。她注视着父母进入那艘奇异的飞船。蒂莫西从后面一把抓住她。她尖叫起来。

蒂莫西
要赖！

室外景观——夜晚
牵引车和那艘废弃飞船四周漆黑一片，死一般的寂静。狂风在他们周围呼啸。

蒂莫西蜷缩在驾驶座上。纽特摇醒了他，极力忍住泪水。

纽特
蒂莫西......他们已经走了好久了。

蒂莫西思索着这夜晚、这风、这广阔的景致。他咬了咬嘴唇。

蒂莫西
（声音颤抖着）
没事的，纽特。爸爸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砰！纽特尖叫起来，她身旁的车门被猛地拉开。一个黑影猛地冲了进来！

安妮气喘吁吁，惊恐万分，一把抓起车载麦克风。

安妮
求救！求救！这里是 Alpha Kilo 249，呼叫哈德利控制中心。重复一遍，这里是......

就在安妮高声呼救时，纽特越过她看向地面。罗斯·乔丹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显然是安妮费力将他从飞船内拖出来的。他的脸上附着着某种东西。那是一个令人作呕的多足生物，正搏动着，透出一股邪恶而扭曲的生命力。纽特开始歇斯底里地尖叫，那尖叫声与愈发狂暴、达到顶峰的呼啸风声交织在一起。

切至：

内景：蕾普利的公寓 – “门户” 空间站 – 日
一片寂静。蕾普利神情憔悴，坐在餐厅角落的桌旁，出神地看着指间香烟升起的袅袅烟雾。这住所——说好听点叫简朴——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生活的痕迹。尽管已是傍晚，蕾普利仍穿着睡袍。床铺凌乱，水槽里堆着脏碗碟。猫 “琼斯” 在料理台上踱步。电视开着，正播放着无聊的节目，声音嘈杂。

门铃响起。蕾普利像猫一样受惊弹起，而 “琼斯” 却纹丝不动。

内景：走廊
卡特·J·伯克与殖民地海军陆战队的戈曼中尉站在狭窄昏暗的走廊里。戈曼年轻而严肃，身穿黑色军官礼服。
门开了一条缝。

伯克
嗨，蕾普利。这位是戈曼中尉，来自......

“砰”的一声，门关上了。伯克再次按响门铃，对着门说道......

伯克
蕾普利，我们得谈谈。（停顿）他们和阿刻戎（Acheron）殖民地的联系中断了。

门开了。蕾普利权衡着这消息的后果，随即示意他们进屋。

内景：蕾普利的公寓 - 稍后
伯克和戈曼坐着喝咖啡。蕾普利在屋里来回踱步，神情极度紧张。

蕾普利
不。绝不可能！

伯克
听我说完......

蕾普利
我当初被你们狠狠地折腾了一通——简直是脱了层皮——现在你们还想让我回去？想都别想。

我们能看出她内心极度恐惧，只是用愤怒来掩饰。伯克也看出了这一点。

伯克
听着，我们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也许只是发射器坏了。但如果情况并非如此，我希望你能去......担任顾问。
仅此而已。

戈曼
你不需要随部队深入前线。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伯克
这帮殖民地陆战队队员可是硬汉，而且装备了最尖端的火力。没什么能难倒他们的......对吧，中尉？

戈曼
（冷静地）
我们受过专门训练，能应付这种局面。

蕾普利

（对伯克）
那你呢？你对此有什么企图？

伯克
嗯，公司和殖民地管理局共同出资建立了那个殖民地，以换取矿产开采权。我们正大力投入行星改造业务……"建设更美好的世界"。

伯克流露出他早年做销售时的那种做派。

蕾普利
是啊，是啊。我看过那个广告。

伯克
听说你在货运码头工作？

蕾普利
（防备地）
没错。

伯克
开装载机、叉车之类的？

蕾普利
（耸耸肩）
我只能找到这种工作。再说，这能让我不去想……那些事。休息日反而更难熬。

伯克
如果我说能让你恢复飞行员的职位呢？而且公司也同意接手你的合同？

蕾普利
前提是我得去。

伯克
前提是你得去。（停顿）这是第二次机会，姑娘。直面恐惧并战胜它，这对你来说是天大的好事。你得重新振作起来……

蕾普利
（不耐烦地）
省省吧，伯克。我这个月的心理评估已经做过了。

伯克凑近了一些，表现出一种"咱们别兜圈子了"的亲近感。

伯克
没错，我看过评估报告了。你每晚都会惊醒，床单都被汗水浸透，反复做着同一个噩梦……

蕾普利
（大喊）
不！答案是不。现在请你离开。抱歉。请你走吧，好吗？

伯克向戈曼示意，两人一同起身。他在桌上留下一张半透明卡片，随即走向门口。

伯克
好好考虑一下。

外景：阿刻戎（Acheron）地表 - 夜间
狂风在嶙峋怪石间呼啸，音调愈发尖厉刺耳，直至——

切至：

内景：公寓
蕾普利发出一声野兽般的惊叫，猛然冲入画面。她紧捂胸口，大口喘息。浑身冷汗的她，双手颤抖着点燃了一支烟。隐约间，似乎能听到那凄凉的风声？

特写：电话终端。 蕾普利将伯克的卡片插入插槽。屏幕上显示出“请稍候”字样，随即切换为伯克的面孔——他睡眼惺忪，一脸倦容。

伯克
（视频通话中）
喂？噢，蕾普利。嗨......

蕾普利
伯克，只告诉我一件事。你是去把它们消灭掉。不是去研究，也不是带回来。而是彻底烧毁它们......干干净净......永绝后患。

伯克
这就是计划。我向你保证。

特写——蕾普利深深吸了一口气。 是时候直面那个恶魔了。

蕾普利
好吧。我加入。

没等伯克回答，也为了防止自己改变主意，她切断了通话。她转身看向坐在床上的琼斯（Jones），语气变得像是在训诫......

蕾普利
至于你，亲爱的，你就老老实实待在这儿。

琼斯眨了眨眼，那双猫眼透着一种玩世不恭的神情……仿佛在说：“别算上我。”

切至：

外景：深空——三周后
一片空旷的星域。金属尖塔状的结构划过画面。

紧随其后的是一座钢铁巨山——一艘巨大的军用运输舰“苏拉科号”（Sulaco）。它外形粗犷、伤痕累累……却透着一种纯粹的实用主义气息。

内景：通往货舱闸门的走廊
一条空荡荡的走廊，仿佛绵延数英里。四周寂静无声，唯有超光速引擎发出的低沉轰鸣声在回荡。

内景：货舱闸门区
一个巨大的舱室，幽暗深邃，宛如洞穴。阴影中停驻着两艘轨道-地表穿梭机——即“空投艇”（Drop-ships）。周围环绕着各种重型机械……起重机、装载设备等。

内景：舰桥
宛如电子子宫般的幽暗空间。镜头在低声嗡鸣的仪表设备间缓慢移动。突然，一阵尖锐的颤音响起，伴随着一连串指示灯的闪烁。警报声大作。

内景：深空休眠舱室
一片漆黑，直到一排指示灯亮起。液压装置升起，将覆盖在一排水平放置的深空休眠舱上的设备架抬升至天花板处，并锁定到位。

特写：蕾普利（Ripley）的休眠舱。 水珠顺着结霜的舱盖缓缓流下。

叠化至：

内景：深空休眠舱室
灯火通明，环境洁白而无菌。那一排休眠舱的舱盖已纷纷升起。蕾普利坐起身，用力揉搓着双臂。不远处的纽特（Newt）、戈曼（Gorman）和伯克（Burke）也开始苏醒；再往远处，身穿短裤、佩戴着身份识别牌的士兵们也正陆续醒来。他们是：

阿彭军士长 - 班长
希克斯下士 - B 队队长
迪特里希下士 - 医疗兵
哈德森列兵 - 通讯技术员
瓦斯奎兹列兵 - “智能枪”操作员
德雷克列兵 - “智能枪”操作员
弗罗斯特列兵 - 士兵
克罗列兵 - 士兵
威伯斯基列兵 - 士兵

费罗下士 - 空投艇飞行员
斯庞克梅尔列兵 - 运输船船员/机组长

该船在星际飞行中是完全自动化的，因此除了负责监督行星操纵的执行官（ECA）毕夏普外，没有任何船员。

呻吟声在房间里回响。

斯庞克梅尔
啊啊。我已经太老了，无法忍受这些狗屎了。

斯庞克梅尔说这话的时候是真心实意的，虽然他一定是刚入伍不久的年轻人。

德雷克一脸阴沉地坐了起来。他也很年轻，但带着街头少年的强悍。一道令人厌恶的疤痕扯动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德雷克
他们付给我们的钱还不够。

迪特里希
还不够，必须在你的面前醒来，德雷克。

德雷克
吸空气吧。嘿，希克斯......你看起来就像我的感觉。

希克斯是一位意志坚定的老兵，只是善意地哼了一声。

当他们从她身边走过，来到一排储物柜前时，蕾普利扫视了这群人。虽然不是超人，但他们精瘦而坚强......坚韧、有能力、疲惫不堪。他们将二十一世纪战士的专业技术战斗训练与历代“步兵”普遍具备的品质结合起来。

阿彭军士长沿着一排冰柜走下去。

哈德森
这层楼结冰了。

阿彭
你要我去拿你的拖鞋吗，哈德森？

哈德森
哦，您愿意吗，先生？

当那些士兵从身旁鱼贯而过、随口打着招呼时，蕾普利退到了一边。看着这群人之间那种紧密的战友之情，她感到一种被排斥在外的孤独感。

瓦斯奎兹经过她身边时，投来冷冷的一瞥。和德雷克一样，瓦斯奎兹在队里年纪较轻，她的实战启蒙是在洛杉矶贫民区的街头完成的。即便以这群狠角色的标准来看，她也格外强悍——肌肉结实，眼神透着精明与凶狠。

哈德森
嘿，瓦斯奎兹......你有没有被人误认成男人啊？

瓦斯奎兹
没有。你呢？

她与德雷克击掌，随即两人手掌相扣，这既是打招呼，也像是一种较劲。动作变得越来越粗鲁，甚至有些弄疼了对方，直到她重重地拍了拍德雷克一下，两人才在恶狠狠的笑声中松开手。就像两只嬉戏的杜宾犬。这两人都是从少管所被征召入伍的，并接受了操作那种威力惊人的“智能枪”（Smart-guns）的训练——这也是他们之间情谊的纽带之一。

毕夏普正像个贴身侍从一样为大家提供服务。当他从她身边经过时，蕾普利注意到他左手背上有一个奇怪的纹身......那是一串字母数字混合的代码。

弗罗斯特
嘿，那个“干活儿的”，你拿我毛巾了吗？

斯庞克梅尔
（插话）
我需要点喘息的时间，伙计。他们怎么能让我们就这样直接出任务？我们理应有休息时间的，伙计。

希克斯
你才刚休了三周假。

斯庞克梅尔
我是说正常的喘息，不是这种冷冻休眠的鬼日子。

迪特里希
是啊，“头儿”......这事儿怎么说？

阿彭
你们知道这事儿我说了不算。（声音提高）好了！别在那儿瞎胡闹了。十五分钟后第一次集合。都麻利点儿。

内景：淋浴间
高压水流喷射，走出来时还有热风吹拂......简直是专供人类使用的自动洗车通道。在缭绕的蒸汽中，哈德森、瓦斯奎兹和费罗正看着蕾普利擦干身体。

瓦斯奎兹
那个“灰姑娘”到底是谁来着？

费罗
据说是什么顾问之类的……（夸张地）……她曾经见过外星人。

哈德森
哇哦！真的假的？我服了。

阿彭
走吧……走吧。轮流通过！

内景：食堂
士兵们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两拨：他们聚在一张长桌旁，而戈曼、伯克、毕夏普和蕾普利则坐在另一张桌子旁。大家手里都端着咖啡，等待着“自动大厨”机（AUTOCHEF）做好的鸡蛋。士兵们的着装纪律很松散……作战服经过了个人化改造，上面贴满了各种徽章。德雷克的上衣被剪成了背心，后背上印着“吃个苹果，操翻军团”（Eat the apple and fuck the Corps）的字样。其他的标语还包括“以绝对火力优势换取和平”、“祈祷战争降临”以及“我在地狱服过役：Cetti Epsilon NC-104”。

哈德森
嘿，“头儿”。这次是什么行动？

阿彭
营救任务。有些殖民地姑娘正等着咱们去“破处”呢，那可是水灵灵的尤物。

阿彭（Apone）身材敦实，头发花白，眼神如游隼般锐利。他带队风格宽松而公正，但这全因他深知手下这帮人是最棒的。

斯庞克梅尔
妈的。这帮蠢货殖民者。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威伯斯基
大概是玉米面包吧。嘿，我倒不介意再尝尝大角星（Arcturus）那儿的妞儿是什么滋味。还记得那回吗？

希克斯
（低声）
看来那位新来的中尉架子大得很，不屑跟咱们这帮大兵一起吃饭。

威伯斯基
（回头瞥了一眼）
是啊。屁眼里肯定塞了根玉米棒子，拽得要命。

房间另一头的桌边，戈曼（Gorman）正襟危坐，军服褶皱笔挺……活脱脱一个严谨刻板的士官典范。毕夏普（Bishop）在蕾普利身旁坐下，蕾普利却故意起身，坐到了桌子的另一头。他看起来一脸受伤的神情。

毕夏普
很遗憾你对合成人有这种看法，蕾普利。

蕾普利猛地转向伯克（Burke），语气充满指责。

蕾普利
你从来没提过这儿有个仿生人！为什么不说？

伯克
呃，我没想起来。飞船上配备合成人是多年来的惯例了。

毕夏普
我个人更喜欢“人造人”这个称呼。有什么问题吗？

伯克
她上次出任务时，有个合成人出了故障。导致了人员伤亡。

毕夏普
真令人震惊。是旧型号吗？

伯克
Cyberdyne Systems（赛博达因系统公司）的 120-A-2 型。

毕夏普转向蕾普利，态度十分诚恳。

毕夏普
噢，这就解释得通了。A-2 型号确实有点不稳定。有了现在的行为抑制程序，那种事绝不会再发生了。我绝不可能伤害人类，也不可能因不作为而坐视人类受到伤害。（微笑着）还要玉米面包吗？

砰！蕾普利一把打落了他手中的盘子，盘子飞到了房间另一头。

蕾普利
毕夏普，离我远点！你明白了吗？

伯克和戈曼交换了一个眼神。

邻桌的威伯斯基耸耸肩，转身面向其他士兵。

威伯斯基
她也不喜欢玉米面包。

内景：就绪房间/军械库 - 聚焦阿彭
吼叫。

阿彭
集合啦！

广角镜头，士兵们从高科技武器架旁走过来。戈曼与伯克和蕾普利一起入场。

戈曼
安静。很抱歉，我们在离开门户站之前没有时间进行简报，但是……

哈德森
先生？

戈曼
（生气）
是的，希克斯？

哈德森
哈德森先生。他是希克斯。

戈曼
问题是什么？

哈德森
先生，这会是一场针对另一次昆虫狩猎的单口战斗吗？

戈曼
我们所知道的是，仍然没有与该殖民地取得联系，并且可能涉及异种。

威伯斯基
一个什么？

希克斯
（对威伯斯基，低声）
It's a bug-hunt.（声音更大）那么这些东西是什么？

戈曼向站在部队面前的蕾普利点点头。她在桌子上放了一些录音软盘。

蕾普利
我已经口述了我所知道的这些。

阿彭
逗逗我们一下吧。

斯庞克梅尔

是的......预览。

蕾普利
好的。了解这种生物体的生命周期很重要。其实是两种生物。第一种形态从孢子中孵化出来......一种大卵，并附着在受害者身上。然后它注入胚胎，分离并死亡。它本质上是一个行走的性器官。这——

哈德森
听起来像你，希克斯。

蕾普利
（控制着情绪）
胚胎——也就是第二形态——会在受害者体内寄生数小时。进行孕育。然后它......（艰难地）......然后它......破体而出。蜕皮。迅速生长——

瓦斯奎兹
我只想知道一件事。

蕾普利
是吗？

瓦斯奎兹
它们在哪儿？

瓦斯奎兹冷静地指着前方，竖起大拇指，做了一个开枪的手势。

德雷克
嘿！瓦斯奎兹，你真够狠的！

瓦斯奎兹
随时随地，奉陪到底。

哈德森
有人提到了“外星人”......她以为是指“非法移民”，所以才报名参了军。

瓦斯奎兹
去你的。

哈德森
随时奉陪。

蕾普利
（语气冰冷）
哈德森先生，我是不是打扰你们谈话了？

哈德森安静下来，嘴角带着一丝坏笑。蕾普利与瓦斯奎兹目光交汇。

蕾普利
我希望你是对的。真心希望。

伯克
（对众人）
我建议你们研究一下蕾普利好心为你们准备的那些数据盘。

戈曼
有什么问题吗，哈德森？

哈德森
我怎么才能退出这支窝囊透顶的队伍？

戈曼皱起眉头，随即向蕾普利点头致意，接手了空投前的简报工作。

戈曼
好了。我要求行动顺利进行，一切严格按规程操作。我要求在 0830 时完成 DCS（部署控制系统）及战术数据库的整合。（有人发出抱怨声）至于弹药装载、武器拆解和空投舱准备工作，将有七个小时的时间......

内景：装载区 - 聚焦伯克与戈曼
背景中正在进行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伯克
殖民地那边还是没消息吗？

戈曼
所有频道都死一般的寂静。

蕾普利（Ripley）注视着正在装载的登陆艇。它看起来像是“休伊”（Huey）武装直升机与航天飞机的混合体——这是一种专为轨道至地表运输设计的运兵载具，配备重火力，可在地面任务中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她看着一辆六轮装甲运兵车（APC）在液压装置的带动下被吊入飞船腹部。蕾普利环顾四周，这时弗罗斯特（Frost）推着一个装满复杂装备的架子向她走来。

弗罗斯特
让一让。

蕾普利侧身让路，歉意地点了点头。她刚转过身，又迅速退后一步——哈德森（Hudson）正驾驶着一辆堆满货物的叉车从她身边经过。

哈德森
借过一下。

聚焦站在一起的阿彭（Apone）和希克斯（Hicks）：蕾普利向他们走去。

蕾普利
我觉得我在这儿碍事了。有什么我能做的吗？

阿彭
不知道。你能做什么呢？

蕾普利
（指着）
我可以操作那台装载机。我有二级操作资质。这是我最近刚学会的技能。

阿彭转过身。装备舱里停着另一台闲置的动力装载机。

双人镜头：阿彭和希克斯——两人持怀疑态度，正在权衡这个想法。

特写：电源开关——蕾普利的手指拨动了开关。 启动程序随之发出渐强的嗡嗡声。

特写：液压装置——这台庞大的机器瞬间启动运转。

全景镜头：装载机启动。 蕾普利被固定在安全框架内，四肢套入伺服感应装置中。她迈出一步。*轰！*两吨重的特种钢材也随之迈出了一步。

蕾普利转动手腕上的伺服控制装置。巨大的机械爪摆动并张开......顺畅地滑入附近一个货运模块的起吊支架中。她动作娴熟、轻松自如地将其举起。

蕾普利
这个要放到哪里？

希克斯看向阿彭，挑起眉毛，露出了赞赏的神情。

阿彭
（微笑着）
把它放进 12 号舱位，拜托了。

内景：整备室/军械库
士兵们正穿戴装备，准备空降。他们穿上厚重的战斗装甲——那是由互锁装甲板构成的护具，看起来就像美式橄榄球运动员的护垫。他们系好护腕，系紧分段式战术靴的鞋带。靴底的防滑钉敲击甲板，发出类似马蹄踏在路面上的清脆声响。储物柜门砰然关上。

织带、背包、背带系统、头盔、通讯设备。他们的手指动作熟练而精准，有条不紊地扣好一个个卡扣。动作中透着一种独特的节奏感...咔哒。咔哒。咔哒。

阿彭
动作快点，姑娘们！在集结线集合。快，快点。

外景：太空 - 阿刻戎（Acheron）星
他们抵达了。从轨道上看，这颗星球显得宁静祥和......珍珠般的云层掩盖了下方恶劣的自然环境。“苏拉科号”（Sulaco）在太空中漂浮，姿态控制喷嘴正在点火。发出蓝色的光芒。随后又快速喷射了两次。

内景：舰桥
毕夏普（Bishop）坐在指挥席上，周围环绕着各种仪表设备。

毕夏普
（对着麦克风）
请注意。最终机动操作已完成。感谢各位的配合。现在可以恢复工作了。

内景：装载舱 - 特写：巨大的叉齿 - 货物锁扣
叉齿滑入重型军械架，发出回荡的金属撞击声。镜头拉远，战术导弹架被升起，露出两只强有力的液压臂。

斯庞克梅尔（Spunkmeyer）坐在动力装载机（Power Loader）里，将军械举升至登陆艇（Drop-ship）腹部的挂舱，并将其锁定到位。当他用双手操作伺服控制装置施加压力时，液压臂随之做出相应动作......但力量却放大了千倍。每只手臂末端的叉车式抓手能产生数吨的挤压力。装载机配有开放式防滚架以保护操作员，并由粗壮的液压腿支撑，这些腿也能随驾驶员的动作同步移动。

你从未见过这样的设备。尽管在我们看来它十分先进，但在他们眼中，这不过是一台老旧的叉车......伤痕累累，历经重度使用。机身上沾满油污，经过多次重新喷漆。背面印有“JOHN DEERE”（约翰迪尔）的字样。

斯庞克梅尔驾驶的机器从登陆艇下方移出，此时我们才注意到这个巨大的装载舱内正进行着繁忙的作业。徒步的士兵、驾驶牵引车的地勤人员、头顶上方的装载臂......都在忙碌地运作。希克斯（Hicks）正在电子清单上逐项核对物资。

内景：待命室/军械库
威伯斯基（Wierzbowski）、德雷克（Drake）和瓦斯奎兹（Vasquez）正动作娴熟地进行轻武器的野战拆解。在他们周围的架子上，陈列着各种先进的单兵重火力武器。

瓦斯奎兹很享受枪械的手感、重量......以及那种掌控一切的威慑力。她的双手动作毫不迟疑。咔哒。咔哒。咔哒。她将其中一挺“智能枪”（Smart-gun）移到工作架上。该武器配备了身体支撑架和陀螺仪稳定支撑臂，是一种由计算机辅助瞄准、利用视频图像锁定目标的自动武器。它堪称未来版的.30 口径轻机枪——简直就像是一台能杀人的“斯坦尼康”（Steadicam）摄影稳定器。

内景：登陆艇 - 装甲运兵车（APC）
蕾普利身穿飞行夹克，戴着耳机，跟在那些体格魁梧的士兵身后鱼贯登艇。进入艇内后，他们径直走向早已装载完毕的装甲运兵车，在狭窄的过道两旁面对面坐下。他们将随同这辆地面载具一起空降，以确保着陆后能迅速展开行动。警报声响起，提示货舱气闸即将泄压。

哈德森在过道上踱步，步态夸张，透着一股掠食者般的狂傲劲儿。蕾普利注视着他走近。

哈德森
我准备好了，伙计。准备好大干一场，狠狠教训那些家伙了。瞧瞧这个。我可是终极狠角色……狠角色里的尖端货色。你绝对不想惹我。嘿，蕾普利——别担心。“我和我的终极狠角色小队会保护你的。瞧瞧这个……”

他敲击着控制装置，操作起安装在顶部武器舱内的伺服驱动炮塔。

哈德森
独立瞄准粒子束阵列。嗖！这宝贝能把半个城市烧成焦炭。我们有智能导弹、相控等离子脉冲步枪、火箭推进榴弹（RPG）。我们还有能把蛋蛋震碎的声波电子武器、核弹、匕首……还有削尖的木棍——

希克斯一把抓住哈德森的战斗背带，将他推回座位上。他的声音低沉，却清晰可闻。

希克斯
省省吧。

哈德森
没问题，希克斯。

蕾普利向希克斯点头致谢。引擎发出尖啸声，飞船剧烈地颠簸了一下。伯克站在蕾普利身旁，兴奋地咧嘴笑着——那副模样，活像个正准备出门去悠闲地钓个深海鱼的普通人。

伯克
我们要出发了。

她看起来就像个身处毒气室的人，正等待着氰化物药丸落下的那一刻。

外景：苏拉科号（Sulaco）
登陆艇从巨大的发射架上的货舱闸门处缓缓下降。下方是阿刻戎星（Acheron）那深不可测、充满神秘感的暗面……

内景：驾驶舱
费罗（Ferro）和斯庞克梅尔（Spunkmeyer）迅速操作着各种开关。

费罗
听我口令启动释放程序。三。二。一。开始！

外景：苏拉科号 - 登陆艇
液压装置发出尖锐的啸叫声。固定夹猛然弹开。飞船随即下坠。

内景：登陆艇 - 装甲运兵车（APC）
阿彭（Apone）正沿着过道走动，顺手抓住扶手稳住身体。毕夏普（Bishop）、伯克（Burke）和戈曼（Gorman）因突如其来的重力加速度而发出呻吟。蕾普利（Ripley）闭上双眼……这是不归之路。

外景：登陆艇
飞船呼啸着穿过平流层，一头扎进黑暗的湍流之中。

内景：驾驶舱
座舱罩外是一片灰暗的混沌。飞船剧烈震颤、颠簸。

费罗
（语气冷静沉着）
切换到 DCS 测距模式。

斯庞克梅尔
航向二四零。符合预定飞行剖面。监测到船体出现电离现象。

费罗
收到。前方气流颠簸。

内景：货舱 - 装甲运兵车
特写：希克斯（Hicks）在安全带的束缚下熟睡着。

费罗
（画外音，经通讯器过滤）
准备迎接颠簸。

特写：戈曼。 飞船开始剧烈颠簸，他紧闭双眼，面色苍白，冷汗直流。双手不停地在膝盖上摩擦。

蕾普利
中尉，这是你的第几次空降？

戈曼
三十八次……模拟演习。

瓦斯奎兹
实战空降呢？

戈曼
呃……两次。算上这次就是三次。

瓦斯奎兹和德雷克（Drake）交换了一个“你敢信这鬼话？”的眼神。蕾普利投给伯克一个责备的目光。

内景：驾驶舱

费罗
进入最后进场航线。转向航向七零九。终端制导已锁定。该死的信标在哪儿？

外景：登陆艇
飞船从低垂的云层中穿出。透过前方朦胧的暮色，远方殖民地的着陆信标隐约可见。

内景：装甲运兵车（APC）货舱
随着飞船的颠簸，蕾普利踉跄着走向“移动战术作战台”（MTOB）——那是一排布满监视屏幕的控制台。她来到伯克身边，两人站在戈曼身后，看着这位中尉像电视导播一样操作着控制台。

特写：监视控制台—— 屏幕上显示着各队员的名字，每人对应两个屏幕。上方的屏幕显示着队员头盔上微光增强摄像机传回的画面；下方的屏幕则是生命体征监测数据：包括脑电图（EEG）、心电图（EKG）及其他生命机能的图形读数。另外还有几块屏幕显示着外部景象。

戈曼
我看看。全员连线。德雷克，检查一下你的摄像机。好像有点......

特写：德雷克用弹药箱敲了敲自己的脑袋。 这是个老毛病了。

戈曼
（画外音）
......这就好了。转动一下镜头看看。

阿彭
好了。A 战斗小组，穿戴装备，准备出发。还有两分钟。谁去把希克斯叫醒。

一阵忙乱声中，队员们纷纷背上装备、拿起武器。瓦斯奎兹和德雷克扣好了智能机枪的身体支撑背带。

蕾普利注视着外部屏幕上逐渐显现的大气处理站轮廓。

蕾普利
那就是大气处理站吗？

伯克
嗯。这是遍布这颗星球的三十来个处理站之一。它们完全自动化运行。顺便提一下，这些设备是我们制造的。

外景：飞船 - AP 站（大气处理站）
这艘小型飞船盘旋在轰鸣的塔楼周围——那是一座雷鸣般的金属火山。

内景：货舱 - 装甲运兵车（APC）
戈曼摆弄着控制台，放大殖民地基地的画面。

戈曼
（通过麦克风对费罗说）
保持在四十米高度。绕着基地群缓慢盘旋。

蕾普利
建筑结构看起来完好无损。他们有电力供应。

屏幕上，殖民地的建筑在低能见度中隐约浮现，宛如海底的货轮残骸。

戈曼
（对阿彭说）
好了，开始行动吧。

阿彭
好嘞！这次我要一次利落干净的部署。

蕾普利转身，瓦斯奎兹从她身旁挤过。

瓦斯奎兹
你留在这儿？

蕾普利
当然。

瓦斯奎兹
（转身离开）
不出所料。

戈曼
（通过麦克风对费罗说）
降落在遥测塔这一侧六十米处。我发出“安全”信号后立即起飞，然后在原地待命。

阿彭
还有十秒，各位。打起精神来！

外景：殖民地基地群
着陆信标的强光扫过湿漉漉的停机坪。飞船轰鸣着降落，放下装卸跳板，重重地落在液压着陆支架上。片刻后，装甲运兵车（APC）着地，迅速驶离飞船；飞船随即腾空而起，在一片飞溅的尘土中拉升盘旋。

装甲运兵车停在基地群边缘。乘员舱门打开。士兵们冲出车厢，迅速散开，就近寻找掩体。阿彭放下面罩上的微光增强仪进行观察。

阿彭的视角（透过星光夜视仪）： 视野明亮如白昼，尽管对比度极高且色调诡异，但殖民地建筑清晰可见。街道上有杂物被风吹动，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动静。

戈曼
（画外音，经通讯器过滤）
第一小队上前，排成一线。希克斯，带你的人建立警戒线。注意后方。

阿彭
瓦斯奎兹，打头阵。出发。

阿彭的小队排成散兵线，全速向殖民地的主汽闸入口推进。两辆重型牵引车紧挨着横停在门口，挡住了去路。瓦斯奎兹走到其中一辆车旁，向驾驶室里看去。里面的控制装置已被暴力拆除，看起来像是遭到了撬棍或斧头的破坏。她继续向前。

外景：殖民地建筑
瓦斯奎兹抵达主入口，德雷克在右侧掩护。阿彭尝试操作门禁控制装置，但毫无反应。

阿彭
门被锁死了。哈德森，做个旁路连接。

哈德森神情专注，立刻上前查看门禁控制面板。他撬开面板外壳，开始连接旁路导线。

阿彭
第一小队，在主闸门处向我靠拢。

狂风在荒凉的建筑群间呼啸，头顶的霓虹灯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哈德森接通了线路。大门在轨道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轰隆隆地向一侧滑开，但在开启途中卡住了。阿彭示意瓦斯奎兹进入。她小心翼翼地跨过那辆损毁的牵引车，穿过大门。其他人紧随其后。

戈曼
（画外音，经通讯器过滤）
第二小队，跟进。占据侧翼位置。

内景：殖民地 - 主通道
镜头缓慢推进，跟随瓦斯奎兹和阿彭步入宽阔的走廊。几盏应急灯仍在闪烁，风在通道内呜呜作响，地面上积着一滩滩积水。远处，雨水正透过天花板上的爆炸破洞滴落下来——这里显然发生过一场使用脉冲步枪的激战。

镜头聚焦于正在前行的瓦斯奎兹。她神情紧绷，保持高度警惕。手中的智能机枪缓缓扫过弧形区域。她盯着视频瞄准监视器，视线向下，而非直视前方。他们的脚步声在通道内回荡。

内景：装甲运兵车（APC）
蕾普利注视着屏幕上晃动的画面，看着空荡荡的殖民地建筑。

戈曼
两人一组，分区域搜查。第二小队进入内部。希克斯，负责上层区域。使用动态追踪仪。

内景：主通道 - 二层
希克斯带领小队沿楼梯登上二层。他们谨慎地走出楼梯间。一条空荡荡的走廊向昏暗的远处延伸。希克斯取下一件坚固的设备，将其对准走廊方向。他调节了一下“增益”旋钮，设备保持静默，没有发出任何信号。

希克斯
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动静。

他们经过一个个房间和办公室。透过敞开的房门，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搏斗痕迹：家具被掀翻，文件散落一地......浸泡在积水中，变得湿漉漉的。

内景：第二层
希克斯的小队经过几间烧毁的房间。里面没有尸体。几间办公室的外窗被震碎，风雨灌了进来。希克斯捡起一个吃了一半的甜甜圈，旁边放着一个盛满雨水的咖啡杯。

内景：下层 - 居住区
阿彭的手下正两人一组进行地毯式搜索。他们穿过殖民者的简陋住所——这些住处其实不过是一个个狭小的隔间。哈德森手持追踪器，在瓦斯奎兹侧后方掩护推进。哈德森伸手触碰墙上的一块污渍。那是干涸的血迹。他的追踪器发出“哔哔”声。

瓦斯奎兹猛然转身，举枪瞄准。当哈德森向一扇半开的房门靠近时，追踪器的“哔哔”声变得愈发急促。那扇门已破损，部分脱离了门框。墙上布满了脉冲步枪射击留下的弹孔。瓦斯奎兹悄然逼近门口，一脚踹开房门，身体紧绷，随时准备开火。

屋内，一个接线盒悬挂在一段软管上，在破窗吹入的风中像钟摆一样晃荡。它撞击着一张儿童床的护栏，发出叮当声——随着晃动的双层床。

内景：登陆艇 - 装甲运兵车（APC）
蕾普利注视着希克斯的监视器画面。

蕾普利
等等！告诉他（插上耳机插头）......希克斯，后退。向左平移。就是那儿！

监视器特写： 画面移动，显露出一处墙壁，呈现出不规则的腐蚀痕迹，几乎已被完全蚀穿。

蕾普利特写： 她认出了那是什么。

希克斯
（画外音，经通讯设备过滤）
看清楚了吗？看起来像是被熔化了。

伯克向蕾普利挑了挑眉。

伯克
嗯。血液是强酸。

希克斯
（画外音，经通讯设备过滤）
看来有人在这儿干掉了一个蕾普利口中的那些“坏家伙”。

内景：第一层
哈德森正盯着某样东西看。

哈德森
嘿，如果你喜欢那个，那你肯定会喜欢这个......

广角镜头： 显示那名士兵正站在一个巨大的破洞下方。他的脚下是另一个破洞。强酸一路向下熔穿了两层楼板，直达维护层。露出了管道、线路和设备......全都被那种可怕的物质腐蚀殆尽。

阿彭
第二小队？情况如何？

希克斯
（画外音，经通讯器过滤）
刚搜查完毕。这儿没人。

阿彭
（对戈曼说）
这地方死气沉沉的，长官。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错过了。

内景：装甲运兵车（APC）
戈曼转身看向其他人。

戈曼
好了，区域已确保安全。我们进去看看他们的电脑能提供什么信息。（对着麦克风）第一小队前往行动中心。哈德森，看看能不能让他们的中央处理器（CPU）上线。希克斯，在南侧汽闸舱、也就是上行链路塔旁边跟我会合——

内景：第一层
戈曼
（画外音）
......我们要进来了。

哈德森
（用手捂住麦克风）
他要进来了。我顿时觉得安全多了。

瓦斯奎兹
（低声嘟囔）
蠢货，混蛋。

外景：殖民地建筑群
当装甲运兵车转入“主干道”时，灯光扫过那些沉寂的建筑。它沿着坑洼不平的街道缓缓驶来，巨大的车轮碾过积水如潭的坑洞，激起阵阵污浊的水花。狂风裹挟着雨点，猛烈地拍打着车前灯。

就在装甲运兵车（APC）驶近入口时，希克斯从南侧汽闸舱走了出来。舱门向侧面滑开。戈曼率先走出，伯克、毕夏普和威伯斯基紧随其后。伯克回头望去，只见蕾普利停在运兵车门口，正凝视着那座阴森可怖的殖民地建筑。两人的目光交汇。她摇了摇头，表示“不”——她还没准备好。

哈德森
（画外音，经通讯器过滤）
长官，中央处理单元（CPU）已上线。

戈曼
好的，在行动控制室待命。（对众人）我们走吧。

内景：装甲运兵车（APC）
舱门伴随着金属撞击声滑回原位并锁死。蕾普利坐在昏暗的车厢内，微弱的光芒来自战术显示屏。车外狂风呼啸，声音凄凉至极。她双臂抱胸，独自一人，手无寸铁。她深知自己身处装甲车内，但脑海中仍挥之不去那种强酸的恐怖记忆。她猛地跳起来，按下了舱门开关。

外景：装甲运兵车（APC） - 南侧汽闸舱
舱门开启，蕾普利走了出来。她恰好目睹了汽闸舱外门隆隆关闭的过程。

蕾普利
（大喊）
伯克！

狂风瞬间卷走了她的呼喊。身后的舱门发出嗡嗡声，随即关闭。她走到汽闸舱外门的控制面板前，仔细研究了一番。她按下了几个陌生的按钮，却毫无反应。在这呼啸的风声中，独自一人的她显得十分紧张。她又按下了另一个按钮。舱门电机终于启动运转，她这才稍稍松了口气。她回头看了一眼——随即尖叫出声！一张脸赫然出现在那里！就在她肩膀旁边。她惊恐地向后跳开，大口喘着粗气。

威伯斯基
吓到你了？

蕾普利
天哪，威伯斯基！

威伯斯基

抱歉。希克斯让我盯着你点儿。

他示意让她先走进去。

内景：控制区走廊
蕾普利快步追上了其他人，一行人正向着建筑群的深处走去。

戈曼
（对伯克）
看来你们公司得把这处殖民地的投资全盘核销了。

伯克
（满不在乎）
投过保了。

镜头转向蕾普利，此时他们正沿着走廊前行...她意识到自己又回到了异形的领地，神情显得有些不安。她看到了满目疮痍的行政区：办公室已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希克斯注意到她正紧张地四处张望，便向身材魁梧的威伯斯基使了个眼色；那名士兵随即若无其事地走到她另一侧，端着步枪随时戒备，形成了一道双人保护防线。她瞥了希克斯一眼，他眨了眨眼——动作快得让人分不清那是有意示意，还是仅仅因为眼里进了东西。

士兵弗罗斯特从前方的一条侧廊里走了出来。

弗罗斯特
长官，您得来看看这个......

他带头走进了那条走廊。

内景：走廊
这一侧区域完全断电了。士兵们打开了背负式照明灯，光束照亮了一片比他们之前所见更为惨烈的景象。蕾普利的表情显露出她正打算转身逃离。

弗罗斯特
就在前面......

他们来到了一处堵住走廊的临时路障前——那是一堵由管道、钢板和外舱门板材仓促焊接而成的墙壁。地板和墙壁上有多处被强酸腐蚀出的破洞。金属表面布满刮痕，仿佛遭受了某种恐怖巨力的扭曲撕扯，一侧的金属板像被撬开的罐头盖一样向外翻卷着。他们侧身挤过了那个缺口。

内景：医疗区
他们的照明灯光扫过这片狼藉——这里是殖民者背水一战的现场。医疗实验室的设备已被拆除，用来加固路障。墙壁上布满了脉冲步枪射击和酸液腐蚀留下的孔洞，无人看管的火灾将墙面烧得露出了金属底色。只有少数几台仪器在应急电源下发出微光。

威伯斯基

最后的防线。

戈曼
没有尸体？

弗罗斯特
没有，长官。看来这里经历了一场恶战。

特写：蕾普利， 她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

蕾普利
（低声）
在那边。

其他人转身走近，看到了她所见之物。她进入了第二个房间，这里属于医疗实验室区域。在一个与视线齐平的储物壁龛里，矗立着七个透明圆柱体——休眠舱。舱内散发着诡异的紫罗兰色微光，那是维持内部样本状态的力场所产生的光芒。

它们看起来就像装着断裂的、患有关节炎的手掌的罐子，那些痉挛的手指蜷缩着，呈现出死前痛苦扭曲的姿态。从结构上看，它们更像蜘蛛：有着令人作呕的半透明皮肤、松弛如阴囊般的躯干，以及腹部下方在悬浮液中飘荡的鳃状器官。这绝对是你不想让它贴在脸上的那种东西。

伯克
这些是同一种......？

蕾普利点点头，说不出话来。伯克着迷地凑近观察。他的脸几乎贴到了其中一个圆柱体上，被舱内发出的光芒照亮。

蕾普利
小心点，伯克......

里面的生物突然猛扑过来，撞击在玻璃壁上。伯克吓得向后一跳。从那生物手掌般的躯干中心，伸出了一根珍珠般光泽的细管——像是一截锥形的肠子——像舌头一样在玻璃内壁上游走。随后，它缩回了“鳃”之间的鞘状结构里。

希克斯
（对伯克说）
它看上你了。

似乎只有其中两个生物还透着生命迹象。伯克敲了敲其他的休眠舱，但那些“手状物”依然紧紧蜷缩，毫无反应。

伯克
这些已经死了。只有这两个还活着。

每个圆柱体的顶部都放着一个档案夹。蕾普利取下了其中一个活体样本上方的档案夹。里面是一份打印的病历，上面有手写记录。

蕾普利
（读着）
胚胎植入前通过手术取出。受试者：约翰·L·马拉丘克（Marachuk, John L.）。手术过程中死亡。（抬头）他们在取下它时害死了他。

希克斯
可怜的家伙。

一声刺耳的蜂鸣声吓了他们一跳。他们转过身。希克斯全神贯注地盯着动态追踪器，指向刚才那道被撞碎的障碍物方向。

哔——哔——

希克斯
在我们后面。

他指了指他们刚才穿过的走廊。

蕾普利
是我们的人吗？

戈曼
（对着耳机）
阿彭（Apone）......你的人在哪儿？D 区有人吗？

阿彭
（画外音，经通讯器过滤）
没有。我们都在行动控制室。

瓦斯奎兹将智能机枪转到待命位置，支架发出“咔哒”一声锁定的脆响。她和希克斯朝信号源走去，其他人紧随其后。

内景：走廊
希克斯手中的追踪器读数频率加快。他们转入厨房区域，那里宛如一座不锈钢迷宫。

蕾普利落在后面。随即意识到身后除了黑暗空无一物，便快步追上队伍。

内景：厨房
士兵们进入厨房，探照灯的光束在不锈钢表面上四处反射。

希克斯
它在移动。

瓦斯奎兹目光锐利地进行扫描。其他士兵紧握武器。

瓦斯奎兹
哪个方向？

希克斯向着一堆复杂的食品加工设备点了点头。他们举枪瞄准，向前推进。

蕾普利在黑暗中挪步前行。威伯斯基（Wierzbowski）被一个金属罐绊了一下，罐子发出“哐当”一声巨响。蕾普利吓得几乎要爬上墙壁。

希克斯的追踪器发出持续的蜂鸣声。蜂鸣声连成一片，变成了一声长鸣。

哗啦——黑暗中有什么东西在移动，撞翻了一排大汤锅。

镜头切向瓦斯奎兹， 她动作流畅地转身准备开火。就在同一瞬间，希克斯的步枪猛地切入画面，将瓦斯奎兹的枪管向上撞开。一串曳光弹扫向天花板，子弹如闪电般灼热刺眼。

瓦斯奎兹
你这混蛋！

希克斯没理她，径直走过去，将肩灯的光束投向一排钢制柜子的底部。他向蕾普利示意，蕾普利随即上前——她信任他的判断——并在他身旁蹲了下来。

蕾普利的视角——在希克斯肩灯的照亮下... 出现了一个蜷缩着的小小身影。那是纽特·乔丹，浑身脏兮兮的惊恐万状。她一只手紧紧抓着一个塑料食品包装袋，袋口已被咬开了一半；另一只手则抓着一个大玩偶的脑袋，提着头发拎在手里——只有脑袋，眼睛圆睁着。纽特瘦得可怜，看起来像德累斯顿瓷器般脆弱易碎，头发也纠结成团，乱蓬蓬的。

蕾普利
（安抚地）
出来吧。没事的......

蕾普利向她靠近，慢慢把手伸向柜底。纽特向后退缩，浑身明显发抖，目光死死盯着前方，就像被车灯晃晕了眼的兔子。蕾普利的手眼看就要触碰到她了。

那孩子像离弦之箭般猛地窜了出去，沿着柜底飞快地爬行。蕾普利手忙脚乱地追赶......试图不让她脱离视线。她侧着身子，动作急促地横向移动。希克斯伸手一抓，捉住了那孩子细小的脚踝，但随即又猛地缩回了手。

希克斯
哎哟！该死。小心点，她会咬人。

女孩爬到了踢脚线处的一个通风口前，那里的格栅已经被踢掉了。她钻了进去，小小的身体勉强挤入，像鱼一样扭动着身躯。

希克斯穿着厚重的装甲，深知自己绝无可能钻进那个狭小的通风管道。蕾普利猛地扑了过去。

她不假思索地钻进了通风管道。就在前方，她看见纽特（Newt）进入了一个黑暗的空间，并猛地关上了一扇钢制舱门。在孩子来得及锁上门之前，蕾普利（Ripley）推开舱门，爬了进去。

纽特退到了这个狭小钢室的死角里。蕾普利惊叹地环顾四周，用手电筒照亮了周围。这是一个"巢穴"——一个由孩子搭建的巢穴。空间里铺满了揉成一团的毯子和枕头，混杂着各种杂乱无章的物品：玩具、毛绒动物、玩偶、廉价首饰、漫画书、空食品包装袋，甚至还有一台电池驱动的磁带播放器。这些全都是从损毁的殖民地废墟中搜集来的。蕾普利惊叹于这孩子惊人的适应力，以及即便身处这种噩梦般的环境中仍能生存下来的能力。

纽特沿着远处的墙壁悄悄挪动，突然猛地冲向舱门。

蕾普利一把抓住她，用双臂紧紧抱住她将其制服。孩子拼命挣扎，就像在兽医诊所里的猫一样。她双眼圆睁，双手疯狂挥舞……却一声不吭。没有尖叫。

蕾普利
没事的，没事的。一切都结束了……你会好起来的……没事的……你安全了……

纽特浑身瘫软，仿佛陷入了木僵状态。

特写：纽特那饱受创伤、空洞无神的目光—— 她的嘴唇发白且微微颤抖，眼神游移不定，仿佛在躲避某种看不见的恐惧。我们能从她的眼中读出一个黑暗的噩梦世界。

蕾普利的手电筒光束照到了废墟中的某样东西……一张装在相框里的照片，照片上的纽特盛装打扮，面带微笑，头发上系着丝带。照片下方印着凸起的金色字样：

一年级公民奖
丽贝卡·乔丹 (Rebecca Jordan)

内景：行动中心/经理办公室 - 聚焦纽特
纽特蜷缩在椅子上，双臂抱着膝盖，目光凝视着虚空中的某一点。

戈曼
（画外音）
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迪特里希
（画外音）
丽贝卡。

镜头拉开， 显示戈曼正坐在纽特面前，而迪特里希则在一旁查看缠在纽特纤细手臂上的生命体征监测仪读数。

戈曼
试着回想一下，丽贝卡。集中精神。就从头开始说起......

没有回应。蕾普利端着咖啡杯走了进来。

戈曼
你父母在哪儿？你得试着......

蕾普利
（语气严厉）
戈曼！能不能歇会儿？

戈曼叹了口气，起身准备离开。

戈曼
大脑完全封闭了。

迪特里希
（耸耸肩）
身体状况还好。虽然有点营养不良，但我不认为有什么永久性损伤。

她解开了生命体征监测仪的袖带。

戈曼
走吧，我们在浪费时间。

戈曼等人离开，只留下蕾普利和纽特。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行动室大厅里，戈曼走到电脑终端前，与伯克和毕夏普会合。

蕾普利在纽特身边跪下，动作轻柔、充满母爱地拨开女孩遮住眼睛的凌乱头发。

蕾普利
来，试试这个。一点速溶热可可。

她握着孩子的手捧住杯子，把杯口送到孩子唇边。女孩机械地喝着，可可顺着下巴流了下来。

蕾普利
（安抚地）
可怜的孩子。你不怎么说话，是吗？没关系。大多数人话倒是说了一大堆，结果却没表达出什么实质内容。

她放下杯子，擦干净孩子下巴上的污渍。

蕾普利
哎呀。我这儿擦出了一块干净的地方。这下可好，看来我得把整张脸都擦干净了。

她把挤压瓶里的水倒在一块小布上，轻轻擦洗小女孩的脸。纽特的目光似乎第一次聚焦在了她身上。

蕾普利
真让人难以置信......在这层脏兮兮的外表下，竟然藏着一个小女孩。而且还是个漂亮的小姑娘。

纽特注视着她。蕾普利微笑了。

内景：行动指挥室
地面行动小组的人员围在计算机中心的终端旁。哈德森已将中央处理器（CPU）联机，正在读取数据。

特写显示器屏幕： 殖民地主基地的平面布局概图在屏幕上缓缓移动，正在进行扫描搜索。

哈德森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手指灵活熟练。

伯克
（对戈曼）
他在扫描什么？

戈曼
PDT。个人数据发射器。每个成年殖民者体内都植入过这种装置。

哈德森
如果他们在二十公里范围内，我们就能在这里读到信号，但目前为止......什么都没有。

内景：办公室
蕾普利正用一块布擦洗纽特的小手，粉嫩的皮肤从黑色的污垢下显露出来。

蕾普利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活下来的，但你真是个勇敢的孩子，丽贝卡。

纽特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

纽特
纽......纽特。

蕾普利凑近了一些。感觉就像对着炽热的炭火呼吸。刚才那声音让人听不真切。

蕾普利
你说什么？

纽特

纽特。我……我的名字叫纽特。除了我那个傻哥哥，没人叫我丽贝卡。

蕾普利傻傻地笑了，不想移动，不想说话……也不想打破这美好的时刻。

蕾普利
好吧，那就叫纽特。我叫蕾普利……大家都叫我蕾普利。

蕾普利握住她那只无力的小手，郑重其事地摇了摇。

蕾普利
很高兴认识你。那这位是谁？她有名字吗？

纽特瞥了一眼那个断了头的玩偶，它仍被她紧紧攥在那只脏兮兮的小手里。

纽特
凯西。她是我唯一的朋友。

蕾普利
那我呢？

纽特的回答平淡而冷漠。

纽特
我不想和你做朋友。

蕾普利
为什么不呢？

纽特
“因为你很快就会离开，就像其他人一样。就像所有人一样。你会死，然后把我一个人留下。”

蕾普利凝视着她，既因这番不祥的话语而感到背脊发凉，也因想到究竟是怎样的境遇才会让一个孩子产生这种想法而感到心惊。

蕾普利
哦，纽特。你爸妈就这样走了，对吧？

纽特点点头，盯着自己的膝盖。

蕾普利
（轻声安慰）
如果可以，他们一定会在这里的，宝贝。我知道他们会的。

纽特

（语气冰冷而肯定）
他们死了。

蕾普利
纽特。看着我……纽特。我不会离开你的。我保证。

纽特
你保证？

蕾普利
我发誓。

纽特
还希望死？

蕾普利看着他无意间流露出的阴森表情，露出一个苦笑。

蕾普利
（轻声）
不希望死。

正因为她还是个孩子，那些最深沉的恐惧——哪怕是亲眼所见而非凭空想象的——依然能被一个微笑和一句承诺驱散。

纽特凝视着蕾普利，眼中泛起泪光。她的下唇开始颤抖，面部表情逐渐扭曲，显露出极度惊恐与无助的神色。她啜泣着，双臂紧紧搂住蕾普利的脖子。蕾普利轻轻摇晃着她，压抑已久的恐惧、悲伤与创痛化作泪水，顺着脸颊滑落；这啜泣声此起彼伏，仿佛一阵阵浪潮。这是一个情感宣泄的突破时刻。

蕾普利闭上双眼，祈祷着这个承诺终能兑现。

内景：行动指挥室
哈德森突然发出一声胜利的欢呼，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哈德森
哈！别傻乐了，赶紧动起来！找到他们了。

戈曼
还活着吗？

哈德森
不清楚。不过，看起来所有人都在那儿。就在加工站那边……南塔下方的 C 层。

特写屏幕： 显示出一团像变形虫一样的蓝色闪烁光点，紧密地聚集在同一区域。

希克斯
看起来简直像是在开全镇大会。

戈曼
准备出发。

阿彭
好了，姑娘们，动起来吧，人家可不是按小时给咱们发薪水的。

外景：阿刻戎星（Acheron）- 黄昏
装甲运兵车（APC）在阴森昏暗的荒原上轰鸣疾驰，驶过连接殖民地与一公里外大气处理站的通道。在它后方，一艘登陆艇正降落在殖民地的着陆场上。

镜头随 APC 移动，展现出那座巨大的建筑。它宛如一座宏伟的铸造厂，那圆锥形的排气塔闪烁着幽魅的光芒。

内景：装甲运兵车
士兵们坐着，情绪已不复之前的亢奋，随着悬挂系统强劲的车辆颠簸摇晃。威伯斯基负责驾驶。蕾普利和纽特并排坐在驾驶舱后方。

纽特
那个游戏我玩得最厉害。整个迷宫我都熟。

蕾普利
“迷宫”？你是说通风管道吗？

纽特
对，就是那个。在墙壁里，还有地板下面。我可是王牌。我藏身的技术无人能及。

蕾普利
你真有一套，王牌。

蕾普利的目光移向挡风玻璃外，前方赫然耸立着加工站。

外景：装甲运兵车（APC）/加工站
巨大的建筑耸立在停放的运兵车上方。士兵们在运兵车前列队展开，车灯的逆光将他们的身影拉得细长。他们看起来气势逼人，宛如一个个庞大的“高科技武士”。

加工站的底部是一个深不见底的管道与压力容器迷宫，宛如一座炼油厂。或者说，是一座但丁笔下地狱般的炼油厂。机器运转的低沉轰鸣声在迷宫中回荡。

戈曼
（画外音，伴有杂音）
深入四十米。22 号轴线处有坡道。通往地下层级。

士兵们顺着敞开的坡道向下行进。光线透过层层叠叠的钢网地板、检修通道和管道倾泻而下。再往下便是漆黑一片。

戈曼
（画外音，伴有杂音）
B 层。纽特，下到下一层了。

随着他们不断下行，机器的轰鸣声愈发响亮。

内景：装甲运兵车（APC）
蕾普利、伯克和戈曼围在屏幕前。纽特从后面挤了进来。戈曼正施展他的“视频魔术”，手指在控制键上飞快地操作着。

戈曼
（对小队说）
画面不太清楚。那是什么？

哈德森
（画外音，伴有杂音）
你问我？我只是个干活的。

内景：综合设施内部
众人伫立在一幅诡异的景象前。在那些宛如炼油厂般的管道与管线交织而成的网格结构中，出现了一些并非人类设计的新东西。

那是一种某种形式的结构体，它从原有的管道系统延伸出来，粗糙地模仿着那些管线，却是由一种奇异的、结壳状的物质构成的。它隐约让人联想到燕子筑的巢穴，只是规模要大得多；它与原有设施的过渡极其平缓，以至于很难分辨两者的界限。

这个异形结构似乎向着机械设施的深处不断延伸。工厂依然轰鸣作响，其运作似乎并未受到影响。

内景：装甲运兵车（APC）内
蕾普利惊恐而着迷地注视着眼前的景象。

戈曼
那是什么？

蕾普利
我不知道。

戈曼
（对小队）
继续前进，进入内部。

内景：异形建筑内部
他们步入这座有机质构成的迷宫，光束扫过墙壁，显露出一种生物机械结构的网格，宛如某种巨大骨骼的骨髓。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蒸汽，水滴缓缓流淌。这地方仿佛是一个活物。

内景：装甲运兵车（APC）内
他们通过头盔摄像头的画面，观察着墙壁的细节。

蕾普利
（低声）
天哪......

特写镜头： 画面缓慢平移......显露出一幅由殖民地废弃物构成的浮雕：家具、电线、人骨、头骨......它们被一种半透明、类似环氧树脂的物质融合在了一起。

迪特里希
（画外音，伴有静电杂音）
看起来像是某种分泌出来的树脂。

戈曼
它们拆毁了殖民地，把残骸当作建筑材料。

蕾普利
还有那些殖民者......在它们利用完他们之后。（转身）纽特，你最好去前面坐着。去吧。

内景：异形建筑内部
当士兵们向深处推进时，蒸汽在他们周围缭绕。

弗罗斯特
这儿热得像地狱一样。

哈德森
是啊......不过是干热。

内景：装甲运兵车（APC）内
蕾普利突然前倾，仔细查看“空间站平面图”的图形显示。

蕾普利
它们就在主热交换器正下方。

伯克
是吗？也许那些生物喜欢热量，所以它们才把巢穴建在......

蕾普利

我指的不是这个。戈曼，如果你的手下在里面动用武器，会弄破冷却系统的。

伯克
（恍然大悟）
她说得对。

戈曼
那又怎样？

蕾普利
那......聚变约束系统就会停机。

戈曼
（不耐烦地）
那又怎样？那又怎样？

伯克
那可是热核爆炸。

戈曼
该死。（对着麦克风）阿彭，把大家的弹匣都收上来。我们在里面绝对不能开火。

内景：异形巢穴结构内部
士兵们面面相觑，一脸惊愣。

威伯斯基
他他妈疯了吗？

哈德森
那我们用什么？伙计？用恶毒的语言骂死它们？

戈曼
（画外音，伴有杂音）
只能用喷火器。步枪全部背在背上，不许拿在手里。

阿彭
走吧。把弹匣交出来。

他在士兵中间穿行，收走每个人武器上的弹匣。

瓦斯奎兹不情愿地交出了自己的弹匣。

携带喷火器的三人取出了小型焚烧装置。当阿彭走开后，瓦斯奎兹悄悄从隐蔽处拿出一个备用弹匣，装进了武器里。德雷克也做了同样的动作。希克斯留在阴影中，打开了战术背带上挂着的一个圆柱形枪套，滑出一支锯短了枪托的老式泵动式 12 号口径霰弹枪，并推弹上膛。

希克斯
（低声对哈德森说）
我随身带着这个。以备近距离遭遇战。

阿彭
（画外音）
出发。希克斯，负责殿后。

内景：更大的洞穴空间
空气浑浊凝重。灯光闪烁。

戈曼
（画外音，声音微弱）
有动静吗？

哈德森盯着探测器，进行扫描。

哈德森
什么也没有。

（嘶——）

阿彭停下脚步，神情骤变。他们面对着一堵活生生的恐怖之墙。殖民者们被带到这里，活生生地被封入其中……

一个个“茧”从建筑结构的凹槽与缝隙中凸显出来。茧体由那种半透明的环氧树脂状物质构成。受害者的躯体被定格在扭曲、凌乱的姿态中——那是一幅痛苦凝固的骇人景象。许多尸体已干瘪成骷髅状。胸腔向外爆裂，仿佛内部发生了爆炸。他们曾被麻痹、带至此处，在“生不如死”的状态下被封存，沦为体内寄生胚胎的宿主。

迪特里希凑近查看其中一具躯体——那或许是“最新”的一具。那是一名面色惨白、生命力耗尽的女性。女人的双眼猛然睁开……眼神中似乎透着哀求。

迪特里希
长官！

女人的嘴唇无力地翕动着。

女人
求求你……上帝啊……杀了我吧。

内景：装甲运兵车（APC）
蕾普利注视着那个女人，指关节因用力过度而发白。公共频道里传来了干呕的声音。

内景：结茧室
女人开始抽搐。她发出尖叫——那是一种因极度痛苦而失去理智的、刺耳的尖啸。

阿彭
喷火器！快！

弗罗斯特将喷火器递给他。突然，女人的胸口炸开，鲜血喷涌而出。一个长着獠牙的小脑袋钻了出来，发出凶狠的嘶嘶声。

阿彭扣动了扳机。随后，其他携带喷火器的队员也纷纷开火。一场毁灭性的烈焰洗礼开始了。在摇曳的热浪中，那些茧纷纷化为乌有。

一阵刺耳的尖啸声响起，听起来就像是指甲刮擦黑板时发出的那种令人抓狂的噪音。

镜头转向墙壁—— 有什么东西正破壁而出。隐约可见，那是一个体型比人类巨大的、闪烁着光泽的生物机械体怪物。它此前一直处于休眠状态，与那由骨骼融合而成的复杂表面完美地融为一体。队员们并未察觉它的存在。燃烧茧体产生的烟雾迅速充斥了狭窄的空间，能见度降至零。

哈德森
有动静！

阿彭
方位？

哈德森
无法锁定......

阿彭
（语气严厉）
告诉我具体情况，哈德森。

哈德森
呃，好像前后都有动静。

内景：装甲运兵车（APC）内
戈曼正在调节监视器上的增益旋钮。

戈曼
我们在后面什么也看不见，阿彭。到底怎么回事？

蕾普利感觉到某种东西正在逼近，就像黑夜中的浪潮——黑暗、恐怖且不可避免。

蕾普利
（低声）
把你的小队撤回来，戈曼。

内景：茧室 - 特写墙壁和天花板上的几处凹槽
它们“活”了过来。那些骨头般、管状的形态发生变化，显露出异形的真身。隐约可见......黏液的反光。还有那一个个黑影。

阿彭
切换到红外模式。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小队成员迅速拉下夜视面罩。

哈德森
多个信号。四面八方都有。正在逼近。

迪特里希转身准备撤退，紧紧握着火焰喷射器。一个噩梦般的黑影从她身后的烟雾中显现！它像闪电般出击，一把抓住了她。她本能地胡乱开火。喷出的火焰瞬间吞没了附近的弗罗斯特。

听到两声惨叫，阿彭猛地转身。但在浓烟中，他什么也看不见。

内景：装甲运兵车（APC）内
蕾普利看着弗罗斯特的监视器画面变黑。他的生命体征读数变成了一条直线。其他屏幕上隐约闪现着异形那红外成像下的轮廓，画面因剧烈晃动而显得杂乱无章。

内景：茧室
瓦斯奎兹向德雷克点了点头，脸上带着一种冷酷的快意。

瓦斯奎兹
大干一场吧。

两人同时开火，枪口的火光照亮了烟雾，宛如焊接时的电弧。

戈曼
（画外音，伴随杂音）
谁在开火？我命令停止射击——（动作迅猛！）

瓦斯奎兹一把扯下耳机。她全神贯注地盯着瞄准屏幕，身体灵活转动，动作快如闪电。雷鸣电闪。这对她来说，快感胜过性爱。闪光伴随着炸裂声！黑暗中传来异形的尖啸。

内景：装甲运兵车

屏幕上正上演着一场与幽灵般的敌人进行的战斗。当公共频道再次传来尖叫声时，蕾普利不由得瑟缩了一下。威伯斯基的监视器画面变得支离破碎，他的生命体征数据急剧下降。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

哈德森
（画外音）
咱们赶紧滚出这鬼地方！

希克斯
（画外音）
别走那条隧道，走另一条！

克罗
（画外音）
你确定？小心......你后面。快动起来，动作快点！

戈曼面色苍白，神情迷茫，像条缺氧的石斑鱼一样大口喘着气。局势怎么会恶化得这么快？

蕾普利
（对戈曼）
把他们撤出来！马上！

戈曼
闭嘴。给我闭嘴！

砰！克罗的遥测信号戛然而止，就像电源被切断了一样。显示屏上只剩下一条直线。

戈曼
呃......阿彭，我要你用喷火器进行火力压制，然后按小队编制撤回装甲运兵车，完毕。

阿彭
（画外音，伴随强烈杂音）
请重复一遍？“喷火器”后面的指令是什么？

蕾普利眼看着局势彻底失控。

戈曼
我说......

内景：虫茧室
阿彭调整了一下耳机。

戈曼
（画外音，杂音）
......进行压制（含混不清）......按小队撤回......（含混不清）

戈曼的声音彻底断断续续，听不真切了。传来一声尖叫。阿彭惊疑不定地猛然转身。

阿彭
迪特里希？克罗？报数！威伯斯基？

毫无回应。他转身环顾，差点一枪轰掉哈德森的脑袋。

哈德森
（惊恐万状）
我们在被耍得团团转！我们会死在这儿的！

阿彭递给他一个弹匣。哈德森一把将弹匣拍入枪身，脸上写满了极度的恐惧。

他开火了。不远处的瓦斯奎兹正倾泻着猛烈的火力。频闪般的强光刺破了黑暗。她转身，机械地进行着短促的点射。

当希克斯从侧面靠近时，她猛然转身。砰！她朝他开了火。希克斯迅速回头......看到一个噩梦般的身影就在身后，被瓦斯奎兹的火力击得向后飞了出去。

内景：装甲运兵车
阿彭面前的监视器疯狂旋转，随即黑屏。

蕾普利
（恶狠狠地）
他们被切断退路了！快想办法！

但他已经彻底呆住了，大脑一片空白。

特写：蕾普利， 她正艰难地做着决定。她感到恐惧......因为她知道自己即将要做什么。但更强烈的是愤怒。她一把推开僵住的戈曼，沿着车厢通道冲了过去。

蕾普利
（经过时）
纽特，系好安全带！

蕾普利跳上驾驶座。深吸一口气。开始快速拨动各种开关。

戈曼
蕾普利，你到底在干什么......？

她猛地挂上档位。

外景：装甲运兵车（APC）

驱动轮在湿滑的地面上空转。庞大的车身猛然向前冲去。

内景：装甲运兵车（APC）
蕾普利侧身滑向降下的尾部坡道，看到前方的建筑群中浓烟滚滚。她粗暴地操作左右驱动轮的控制杆，让车辆在轰鸣声中原地急转。戈曼冲过通道，抛下了他的指挥席。

戈曼
（尖叫）
你在干什么？掉头！这是命令！

他歇斯底里地扑向她，试图拉扯她。伯克一把将他拉开。

内景：异形巢穴结构体
装甲运兵车轰鸣着冲入烟雾弥漫的建筑内部，撞碎了沿途附着的异形分泌物结块。蕾普利打开了探照灯、频闪警示灯和警报器。她朝着前方闪烁的交火光芒冲去。

内景：茧室
装甲运兵车撞入室内，碎屑四溅。希克斯搀扶着一瘸一拐的哈德森，从烟雾中现身。装甲运兵车（APC）侧身停下，伯克打开了乘员舱门。

德雷克和瓦斯奎兹从浓雾中边打边退。

德雷克的弹药耗尽，他猛地解开智能机枪的背带扣，将其卸下，转而取下火焰喷射器。

希克斯将哈德森推入车内，自己也紧随其后跳了进去，随后连人带沉重的装备将瓦斯奎兹也拽了进来。她看到一个黑影向德雷克猛扑过去。她趴在地上开火扫射，精准击中目标躯干。

枪口的闪光照亮了那怪物狰狞非人的咧嘴怪笑，同时也轰开了它的胸腔。一股明黄色的强酸喷溅在德雷克的脸上，像热刀切黄油一样迅速腐蚀着他的身体。他在沸腾的烟雾中倒下，本能地扣动了火焰喷射器的扳机。

在他倒下的过程中，喷射出的液态火焰划出一道弧线，吞没了装甲运兵车的后半部分。

内景：装甲运兵车内部
一股凝固汽油弹的火焰喷射穿过舱门，点燃了车厢内部，瓦斯奎兹翻身躲避。希克斯正要关上舱门时，瓦斯奎兹却猛冲过去，试图从门口爬出去。希克斯拦住了她，将她拽回车内。

瓦斯奎兹
德雷克！他倒下了！

希克斯冲着她的脸大喊。

希克斯
他没救了！别管了，他没救了！

瓦斯奎兹
（情绪失控）
不……不，他没有。他……

伯克和哈德森帮忙将她从门口拉开。

希克斯
（对蕾普利）
走！

蕾普利猛挂倒档，一脚油门踩到底。装甲运兵车咆哮着沿坡道向后倒退。一个储物架脱落，哈德森被埋在一堆装备之下。希克斯眼看就要把门关上了，突然，几只利爪出现在门边。纽特尖叫起来。在希克斯、伯克和瓦斯奎兹的合力之下，舱门正被从外面缓缓撬开。希克斯冲着吓瘫了的戈曼大喊。

希克斯
快去顶住那该死的门！

戈曼瞪大双眼，连连后退。希克斯用肩膀死死抵住锁扣杆，腾出一只手举起 12 号口径霰弹枪。一个异形的脑袋从缝隙中挤了进来，那张狰狞的大嘴张开了。希克斯将枪口猛地塞进它张开的上下颚之间，扣动了扳机！“砰！” 怪物被巨大的冲击力掀翻向后，破碎的头颅喷涌出酸性血液。飞溅的酸液腐蚀着舱门和甲板，还溅到了哈德森的手臂上。他发出一声惨叫。众人合力将舱门推回原位，并迅速锁死。

外景：装甲运兵车（APC）
装甲车轰鸣着沿坡道倒退。它撞上了一大团管线，随即挣脱冲出。蕾普利操作着换挡杆，让这辆庞然大物原地转向。所有人都在大声呼喊，试图扑灭火势。现场一片混乱。

内景/外景：装甲运兵车
某种东西落在了车顶上，发出金属撞击的声响。

戈曼紧贴着墙壁，尽可能远离舱门。他脑后的锁扣杆转动起来。他倚靠着的那块小舱盖被猛地扯开，一个东西一把将他拽向洞口。他发出一声尖叫，双腿乱蹬，上半身瞬间被拖了出去。那只异形紧扒在车顶上，用力将他往外拉。它那蝎子般的尾巴猛地甩过来，将一根四英寸长的毒刺深深扎进戈曼的肩膀。希克斯抓住火控台上的操纵杆，迅速转动。车顶上，随着伺服电机发出嗡嗡声，那则遥控炮塔——一挺 20 毫米链式机炮——迅速转向，瞄准了它。轰！怪物被从装甲车顶轰飞出去，翻滚着跌落。昏迷瘫软的戈曼被拽回了车内。

装甲运兵车撞断了一段通道平台，冲向开阔地带，车身侧面拖着长长的火焰，宛如一颗彗星。巨大的车身发生侧滑，横向撞上控制室的附属建筑；蕾普利奋力操控着车辆，试图稳住局势。装甲运兵车（APC）驶过之处，散落着办公家具和破碎的墙体残骸。

突然，一只异形的手臂划出一道弧线，猛地砸向蕾普利（Ripley）面前的挡风玻璃，将其击碎。那张闪着黏液、狰狞可怖的巨口猛扑进来……

蕾普利本能地向后缩身。她再次直面那令人魂飞魄散的恐怖景象，下意识地做出反应：用尽全身力气猛踩刹车。巨大的车轮瞬间抱死。那怪物被甩了出去，跌落在车头灯照亮的地面上。蕾普利随即全速加油，装甲运

兵车咆哮着冲上前去，从那怪物身上碾压而过。它那骨骼状的躯体在巨大的车轮下被碾得粉碎。随着车辆轰鸣着驶上堤道、远离大气处理站，那怪物翻滚着......最终消失在身后的黑暗之中。

装甲运兵车后部传来一阵刺耳的声响，听起来就像是螺栓掉进了绞肉机里。希克斯（Hicks）轻轻将蕾普利的手移回油门杆上——她刚才紧紧抓着操纵杆，指关节都因用力过度而发白。

希克斯
没事了......我们脱险了。脱险了。放松点。

尽管她减慢了车速，那刺耳的摩擦声却变得震耳欲聋。

希克斯
听起来像是传动轴断了。现在纯粹是金属在互相摩擦。

外景：装甲运兵车（APC）
这辆重型车辆艰难地停了下来。此时距离大气处理站还有半公里。装甲运兵车已是伤痕累累，车身冒着烟，布满了被强酸腐蚀的痕迹。

内景：装甲运兵车（APC）
蕾普利体内肾上腺素仍在激荡，她猛地从座位上转身，冲向过道。

蕾普利
纽特？纽特在哪里？

感觉到裤腿被拉扯，她低头看去。纽特正挤在驾驶座与舱壁之间狭窄的缝隙里。她浑身发抖，神情惊恐，但已不再是之前那种彻底崩溃、呆若木鸡的状态。

蕾普利
你还好吗？

纽特向她竖起大拇指，笑容虽显虚弱，却透着一股坚毅。蕾普利转身回到其他人身边。哈德森正捂着手臂，目光呆滞地盯着虚空，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刚才发生的一切。

哈德森
我......我......我简直不敢相信。

伯克试图查看哈德森的手臂。

哈德森
（猛地缩回手）
我没事，别管我！

蕾普利走到希克斯身边，他正弯腰检查戈曼的脉搏。

希克斯
他还活着。我想他瘫痪了。

瓦斯奎兹
他妈的，他死定了！

她一把揪住戈曼的衣领，粗暴地将他拽起，另一只手握成拳头，准备狠狠揍他一顿。

瓦斯奎兹
（冲着戈曼喊道）
醒醒，你这混蛋！我要宰了你，你这没用的废物！

希克斯把她推了回去，两人脸贴着脸。

希克斯
住手。住手。马上退后。

瓦斯奎兹松开了手，戈曼的头重重地磕在甲板上。蕾普利解开戈曼的上衣，露出一个没有流血、呈紫色的刺穿伤口。

蕾普利
看起来像是被蛰了一下。

哈德森
嘿......嘿！听着，克罗和迪特里希还没死，伙计。

众人转头看向哈德森，他正站在 MTOB 监视器前，指着显示生命体征的屏幕。

哈德森
他们肯定跟戈曼的情况一样。生命体征虽然很微弱，但他们没死！

哈德森面色苍白，惊慌失措。他的声音在狭窄的金属舱室中回荡，仿佛映照出众人内心深处那股濒临崩溃的歇斯底里情绪——那种不安感正像阴影般在他们脑海边缘不断盘旋。

蕾普利
你救不了他们。眼下，他们正像其他人一样被裹进茧里。

哈德森
（颓然垂下肩膀）
天哪......老天。这不可能是真的。

蕾普利和瓦斯奎兹目光交汇。蕾普利并不想表现出“我早就说过吧”那种态度，但瓦斯奎兹却这么解读了。她猛地转过身去。

内景：医疗实验室
毕夏普正弓着身子，透过目镜探针解剖一只死去的寄生体。斯庞克梅尔推着一辆装有电子设备的手推车走进来，停在毕夏普的工作台旁。

斯庞克梅尔
还需要什么吗？

毕夏普头也不抬地摆手示意“不用”。

外景：殖民地 - 登陆飞船
斯庞克梅尔走出飞船，穿过停机坪走向飞船的装载跳板。当他快走到跳板顶端时，靴子一滑......踩到了某种湿滑的东西。他蹲下身，伸手摸了摸一小滩浓稠的黏液。他耸了耸肩，随即操作控制装置，收起跳板并关闭舱门。

内景：装甲运兵车（APC）
镜头特写：瓦斯奎兹，她浑身紧绷，神情紧张。

瓦斯奎兹
行了，既然不能把它们炸个稀巴烂......干脆往下面扔几个 CN-20 毒气罐怎么样？用神经毒气把整个巢穴一锅端了？

哈德森
听着，伙计，咱们还是撤吧，就当扯平了，好吗？

蕾普利
（对瓦斯奎兹说）
不行。我们怎么知道那玩意儿对它们的生理构造有效？我建议我们撤离，然后从轨道上用核武器把整个基地彻底摧毁。这是确保万无一失的唯一办法。

伯克
等等，先别急。我可没批准那种行动。

蕾普利
为什么不？

伯克察觉到了她语气中的挑战意味，随即圆滑地转为安抚的姿态。

伯克
嗯，我是说......我知道现在大家情绪都很激动，但咱们别急着下定论。还是谨慎行事吧。首先，这项设施本身价值不菲——

蕾普利
账单寄给我好了。反正我欠了一屁股债。第二点呢？

伯克
显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重要的物种。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就把它们消灭掉——

蕾普利
胡扯！

瓦斯奎兹
没错，胡扯。走着瞧吧。

哈德森
也许你没关注时事，但我们刚才可是被打得落花流水，老兄！

蕾普利直视伯克，一脸不悦。

蕾普利
听着，伯克。我们之前有协议的。

伯克凑近身子，压低声音，把她拉到一旁。

伯克
我知道，我知道，但情况有变。这可是件大事，蕾普利。我是说，真的非常重大。你得顺势而为。既然你是发现这个物种的公司的代表，那你拿到的分成肯定是一笔巨款。

蕾普利盯着他，眼神就像在看某种特别恶心的真菌。

蕾普利
你这个混蛋。

伯克
（语气变硬）
别逼我摆官架子，蕾普利。

蕾普利
什么官架子？据我所知，希克斯下士才是这里的负责人。

伯克
希克斯下士！？

蕾普利
这次行动归军方管辖，而希克斯是指挥链上的下一顺位负责人。对吧？

希克斯
看来是这样。

伯克开始失控，那样子很难看。

伯克
听着，这可是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项目。他做不了那种决定。他不过是个......大头兵！（瞥了一眼希克斯）没别的意思。

希克斯
（冷淡地）
没关系。（对着麦克风）费罗，收到吗？

费罗
（画外音，伴随静电噪音）
待命中。

希克斯
准备撤离。我们需要立即撤离。（对伯克说）我想我们还是起飞，然后从轨道上把这地方炸平吧。这是确保万无一失的唯一办法。

他眨了眨眼。伯克看起来就像个玩具被抢走的孩子。

伯克
这太荒谬了！你无权——

“咔哒！” 步枪枪机复位的清脆声响打断了他的叫嚷。瓦斯奎兹怀抱着脉冲步枪，枪口既没有直接对准伯克，但也绝非指向别处。她面无表情，神色冷峻。争论到此为止。

蕾普利坐在纽特身后，搂住她。

蕾普利
我们要回家了，亲爱的。

外景：登陆艇
飞船在垂直起降（VTOL）喷气流激起的尘土中升起，像一只巨大的昆虫悬停在基地上方，探照灯光芒四射。

外景：装甲运兵车（APC）
队员们正鱼贯走出运兵车——这辆车显然已经彻底报废了。希克斯和哈德森夹着戈曼走出来，其他人也步入风中。他们注视着飞船轰鸣着进行最后的进场降落。

内景：登陆艇驾驶舱
费罗反复拨动内部通讯开关，拍打着耳麦上的麦克风。

费罗
斯庞克梅尔？该死。

她身后的舱门缓缓滑开。

费罗
（转身）
他妈的在哪儿......

她双眼圆睁。那不是斯庞克梅尔。

只见一张咧着嘴的狰狞巨口猛冲而来，伴随着一阵急促的动作和一声戛然而止的尖叫。混乱中，鲜血飞溅，油门杆被猛地推向前方。

外景：装甲运兵车/荒野/基地
他们惊恐地看着那艘飞船在靠近时突然下沉并剧烈偏转。主引擎全功率轰鸣，飞船在高度下降的同时加速冲向他们。它贴地掠过，擦撞到岩石，随即发生侧滑。它撞上山脊，翻滚着起火解体。它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像个巨大的旋转烟花般翻滚着坠落。

蕾普利
快跑！

她一把抓住纽特，向掩体冲去；与此同时，飞船巨大的引擎舱段翻滚着撞上装甲运兵车，将其炸成一堆扭曲的残骸。

登陆艇像打水漂的石头一样再次弹起，被火焰吞没......随后一头撞进基地。爆发出巨大的火球。

幸存的地面小队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这颗星球的希望，以及大部分强大的火力，化作了燃烧的残骸。短暂的死寂过后......

哈德森
（歇斯底里地）
好极了！这他妈真是太棒了，伙计。现在我们他妈该怎么办啊？我们现在的处境真是糟透了！

希克斯
（对蕾普利）
说完了吗？你还好吗？

她点点头。看向纽特时，她无法掩饰脸上惊惶的神情，但小女孩看起来却相对平静。她耸了耸肩，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

纽特
看来我们走不了了，对吧？

蕾普利
对不起，纽特。

纽特
你不用道歉。这又不是你的错。

哈德森
（踢着脚边的碎石）
告诉我，我们现在到底该他妈的怎么办？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伯克
（不耐烦地）
也许我们可以生堆火，唱唱歌。

纽特
我们得回去了，天快黑了。它们大多在夜里出没。大多时候是这样。

蕾普利顺着纽特的目光望去，看到暮色中矗立的 AP（大气处理）站，以及那架燃烧着的、撞入基地底座结构的登陆飞船残骸。

外景：控制区 - 夜
风在金属建筑群间凄厉地呼啸，既干燥又寒冷。

内景：作战室
这群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的人聚在一起，盘点着他们那严峻的处境。瓦斯奎兹和哈德森正放下一只烧焦且凹陷的货箱——这是从 APC（装甲运兵车）残骸中抢救出来的几只货箱之一。

希克斯指着桌上仅存的武器装备。

希克斯
这就是我们能抢救出来的所有东西了。我们有四支脉冲步枪，每支大约还有五十发子弹。情况不太妙。大约十五枚 M-40 手榴弹，还有两具燃料不足一半的喷火器……其中一具还损坏了。另外还有四台自动哨戒炮塔，它们的扫描仪和显示屏都完好无损。

他打开其中一只烧焦的货箱，露出了一挺高科技伺服驱动机枪，它配备了光学传感设备，并用泡沫材料妥善包装着。

蕾普利
如果我们被判定为逾期未归，大概多久能等到救援？

希克斯
大约十七天。

哈德森
天哪，我们连十七个小时都撑不过去！“那些东西会闯进来的，就像以前那样……它们会冲进来干掉我们，就在……之前……”

蕾普利
她在没有任何武器、也没受过任何训练的情况下，活得比那还要久。

蕾普利示意纽特，纽特向哈德森利落地敬了个礼。

蕾普利
所以你最好学会面对现实。面对它吧，哈德森......因为我们需要你，而且我受够了你的废话。现在去终端机调出这里的平面图文件。施工蓝图、维修示意图，或者任何能显示这里布局的资料。我要看通风管道、检修通道、地下室。找出进入这一区域的所有可能路径。

哈德森稳住心神，感激她给出了明确的指示。希克斯点头表示赞许。

哈德森
收到。我马上办。

毕夏普
我去医务室。我想继续我的分析工作。

蕾普利
好，你去吧。

内景：作战室
伯克、蕾普利、哈德森和希克斯正俯身看着一块巨大的水平放置的视频屏幕，那看起来像是一张发光的图表桌。纽特为了看清屏幕，正兴奋地在原地跳来跳去。

蕾普利
它们就是通过这条检修通道来回移动的。

哈德森
没错，它从加工站一直延伸到这儿的地下层。

他用手指沿着抽象的平面图轮廓比划着。

蕾普利
好了。这一头有个防火门。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在通道里安放一台遥控哨戒炮，然后把那扇门封死。

希克斯
我们得预想它们会闯入基地内部。

蕾普利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几个路口（指着地图）设置焊接路障，并封死这儿和这儿的通风管道。这样它们就只能从这两条走廊攻过来，而我们就能为另外两台哨戒炮（指着位置）创造出无遮挡的射击视野。

希克斯思索着她的战术方案，满意地举起手表示赞同。

希克斯
太棒了。接下来我们只需要一副扑克牌就行了。好了，大家行动起来，别磨蹭。

哈德森
收到，明白。

纽特
（模仿哈德森）
收到，明白。

内景：检修通道 - 地下层
这是一条笔直漫长的检修通道，沿途布满管线，仿佛没有尽头。瓦斯奎兹和哈德森已在通道内架设好两台安装在三脚架上的自动哨戒炮。

瓦斯奎兹
（大喊）
测试！

她将一个废纸篓扔进通道，抛入哨戒炮的自动射击区域。哨戒炮平稳转动，废纸篓弹起一次......随即被两轮快速点射的 10 毫米爆炸弹打成了硬币大小的碎片。两人退到一扇厚重的钢制防火门后，沿轨道将其拉上关死。瓦斯奎兹使用便携式焊枪开始将门体与门框焊接封死，而哈德森则在一旁焦躁地踱步。

哈德森
哈德森呼叫。A、B 两台哨戒炮已就位并完成设定。我们正在封闭通道。

内景：二层走廊
希克斯停下手中的活儿。

希克斯
（对着麦克风）
收到。

他和蕾普利正用一块金属板封堵通风口，并将其焊接固定，火花在昏暗的走廊中四溅。在他们身后，伯克和纽特正推着装满食品箱的手推车来回穿梭，将物资堆放到行动中心内。希克斯放下焊枪，从腰带上的小包里取出一件小物件。一个类似手镯的紧急定位蜂鸣器。

希克斯
来，把这个戴上。这样我就能在基地任何地方通过它找到你了——

他指了指挂在战斗背带上的一个微型追踪器。他耸了耸肩，神情略显局促。

希克斯
只是......以防万一。你知道的。

蕾普利停顿了一下，带着疑惑的目光看着他。

蕾普利
（戴上它）
谢谢。

哈德森
呃，接下来做什么？

她查看了一份打印出来的平面图。

外景：控制区
风完全停了，在更加诡异的寂静中，一片弥漫的雾气涌入，笼罩了整个基地。雾中能见度很低，一切看起来都像是在水下一般。周围没有任何动静。

内景：走廊
在设置了路障的走廊里，C 号自动哨戒炮正处于待命状态，其“已激活（ARMED）”指示灯闪烁着绿光。雾气透过走廊尽头天花板上的破洞翻涌而入。水滴声清晰可闻。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屏息以待的静谧感。

内景：医疗区/手术室
蕾普利抱着精疲力竭的纽特，穿过医疗区内部相连的房间。她来到一间手术室，房间虽小，却配备了极高科技的设施……金属墙壁宛如金库般坚固，摆放着各种奇特的设备。几张金属行军床被临时安置在这里，原本的手术设备则被推到了角落里。

纽特把头靠在蕾普利的肩膀上，意识模糊，显然已经彻底虚脱了。蕾普利把她放在其中一张行军床上，纽特随即躺了下来。

蕾普利
现在你就躺在这儿，小睡一会儿吧。你累坏了。

纽特
我不想……我会做噩梦。

这话显然触动了蕾普利的心弦，但她强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

蕾普利
我敢打赌，凯西肯定不做噩梦。

蕾普利从纽特的小手指间拿过玩偶的头，往里面看了看。里面当然是空的。

蕾普利
这里面没什么可怕的东西。也许你可以试着像她一样。

蕾普利合上玩偶的眼睛，把它递还给纽特。纽特翻了个白眼，那神情仿佛在说："别拿哄五岁小孩的那套来糊弄我，大姐。我都六岁了。"

纽特
蕾普利......她不做噩梦，因为她只是一块塑料。

蕾普利
噢。抱歉，纽特。

纽特
我妈妈总说世界上没有怪物。没有那种真正的怪物。但其实是有的。

蕾普利神情变得凝重。她轻轻拨开孩子苍白额头上湿漉漉的头发。

蕾普利
（低声地）
是啊，确实有，不是吗？

纽特
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告诉小孩子呢？

纽特的声音里透着一种深深的被欺骗感。

蕾普利
嗯，有些孩子不像你这么坚强，承受不了这些。

纽特
是不是那种东西在她身体里长出来的？

蕾普利开始拉起毯子，仔细地掖在纽特娇小的身躯周围。

蕾普利
我不知道，纽特。这是实话。

纽特
婴儿不就是那样来的吗？我是说人类的婴儿......他们是在肚子里长大的，对吧？

蕾普利
不，那不一样，亲爱的。

纽特
你生过孩子吗？

蕾普利

生过。是个小女孩。

纽特
她在哪里？

蕾普利
（低声地）
不在了。

纽特
你是说死了。

与其说是疑问，不如说是一种陈述。蕾普利缓缓点了点头。

她转过身，伸手拿过放在一旁的便携式取暖器，把它推到床边，然后打开了开关。它发出嗡嗡声，散发着温暖的橙色光芒。

蕾普利关掉灯，起身准备离开。纽特一把抓住她的手臂。黑暗中传来一个哀求的声音。

纽特
别走！求你了。

蕾普利
我就在隔壁房间，纽特。你看......我可以通过那边的摄像头看到你。

纽特抬头看向门上方的监控摄像头。蕾普利解开希克斯给她的追踪手环，把它戴在纽特纤细的手腕上，并扣紧。

蕾普利
给。戴着它，保佑平安。现在睡觉吧......别做梦。

蕾普利转身离开，纽特侧身躺下，抱着凯西，凝视着手环上那盏有节奏闪烁、仿佛有催眠作用的指示灯。取暖器发出令人安心的嗡嗡声。

内景：医疗实验室
极特写：戈曼。 他的眼皮半睁着，像死尸一样，但眼球却在毫无规律地转动。这是他身上唯一的生命迹象。

蕾普利
（画外音）
他怎么样了？

蕾普利站在那位中尉身旁，他一动不动地躺在检查台上。毕夏普从旁边的仪器前抬起头，一盏鹅颈台灯的光线映照着他的面孔，透出一股阴森诡异的气息。

毕夏普
我已经分离出导致他瘫痪的神经肌肉毒素。这种毒素似乎正在代谢分解。他应该很快就会醒来。

蕾普利
让我理一理思路。异形让殖民地居民瘫痪，把他们带到那边，用分泌物把他们裹成茧，好让它们成为更多那种东西的宿主——

蕾普利指着那些装有抱脸虫标本的休眠舱。

蕾普利
这意味着会有大量的寄生虫，对吧？每个人身上寄生一个......至少得有一百多个。

毕夏普
是的。推论合乎逻辑。

蕾普利
但这些东西是从卵里孵化出来的......那么，所有的卵是从哪儿来的呢？

毕夏普
这正是当务之急要弄清楚的问题。我们可以参考某些具有蜂巢式社会结构的昆虫形态来进行推测。以蚁群或白蚁群为例，整个群体受单一雌性——即“蚁后”——的统领，它是所有新卵的源头。

蕾普利
你是说，其中某一个家伙产下了所有的卵？

毕夏普
嗯，蚁后的体型通常比其他个体都要大。

蕾普利
它有智慧吗？

毕夏普
很难说。也许那只是盲目的本能......比如被某种热源吸引之类的......但它确实选择了一个特定的地点来孵化卵——在那里，我们要消灭它，就必须连同自己一起毁灭。当然，前提是它真的存在。

蕾普利思索着毕夏普这番分析所带来的后果。

蕾普利
（起身）
等你处理完那些样本，我要把它们全部销毁。听明白了吗？

毕夏普瞥了一眼那些生物，它们在各自的圆柱形容器中搏动，透出一种邪恶的气息。

毕夏普

伯克先生有指示，要求让它们保持休眠状态活体保存，以便送回公司的实验室。他的要求非常明确。

蕾普利感到自己极力克制的情绪即将失控。她猛地按下了对讲机开关。

蕾普利
伯克！

内景：医疗实验室 - 观察室
在一个与医疗实验室仅隔着一道玻璃墙的小型观察室里，蕾普利和伯克正对峙着。

伯克
对生物武器部门来说，这些样本价值数百万。听着，如果你够聪明，咱们俩都能成为英雄。这辈子都不用愁了。

蕾普利
你想把危险生物带过 ICC（星际商业委员会）的检疫关卡？去查查《商业法典》第 22350 条吧。

伯克
看来你做过功课了。听着，只要他们不知道，就没法扣押它。

蕾普利
但他们会知道的，伯克。我会告诉他们。就像我会揭露你是如何导致这里一百五十七名殖民者丧生的一样——

伯克
等等，先别急——

蕾普利
（步步紧逼）
是你把他们派去那艘飞船的。我刚刚检查了殖民地日志……指令日期为六点十二点七十九点。署名：卡特·J·伯克。

蕾普利的愤怒正处于爆发的临界点，因为那积压已久的挫败感与怒火终于找到了宣泄的目标。

蕾普利
你把他们派了出去，却连个警告都没给，伯克。你为什么不警告他们？

伯克
听着，也许那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对吧？如果我把它上报成重大安全事件，公司高层肯定会插手。那样一来，独家开发权什么的就全泡汤了。

他耸了耸肩，神情漫不经心，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伯克

只是个错误的判断，仅此而已。

蕾普利突然爆发了。她猛地将他推撞在墙上——这举动连她自己都感到意外——双手死死揪住他的衣领。

蕾普利
错误的判断？那些人可是死透了，伯克！等着瞧吧，他们会扒了你的皮……而且我会亲眼看着这一切发生。

她后退一步，浑身发抖，眼中满是厌恶，仿佛人性深处的贪婪比任何外星怪物都更令人毛骨悚然。

伯克
（语气遗憾）
我对你期望很高，蕾普利。我以为你会更聪明些。

蕾普利
很抱歉让你失望了。

她转身大步离去。舱门随之关闭。伯克注视着她的背影，脑海中各种念头飞速闪过。

内景：走廊
蕾普利正朝作战指挥室走去，这时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响起。她立刻加快脚步，奔跑起来。

内景：作战指挥室
蕾普利快步赶到希克斯的战术控制台前，哈德森和瓦斯奎兹已经在那里待命。希克斯拍下开关，关掉了警报声。

希克斯
它们来了。就在通道里。

动态探测器的蜂鸣声持续响起，频率越来越快。战术显示屏上亮起两个红点，与此同时，震耳欲聋的枪声响起，震得地板都在颤动。

希克斯
A 炮和 B 炮。正在追踪并射击多个目标。

遥控哨戒炮（RSS）猛烈开火，轰鸣声在基地内回荡。各炮的连射节奏交错，毫无规律可言。显示屏上的计数器正显示着剩余弹药量的减少。

哈德森
里面肯定挤满了那些怪物。瞧瞧那些弹药计数器跳得多快。下面简直成了个活靶场。

内景：检修通道 – 特写 RSS 自动机枪
机枪在通道内频闪般地疯狂扫射。枪管因过热而呈现出樱桃红般的炽热色泽。其中一挺机枪发出“咔哒”一声耗尽弹药，冒着烟停了下来，但枪口仍在转动，追踪着那些它已无法射击的目标。

内景：作战室
B 组机枪的数字计数器显示为零。

希克斯
B 组没弹了。A 组还剩二十发。十发。五发。完了。

一片死寂。随后，一声如洪钟大吕般的巨响从下层诡异地回荡上来。

蕾普利
它们到了防火门那儿了。

撞击声变得愈发响亮、猛烈。

哈德森
天哪，听听这声音。

在回荡的撞击轰鸣声中，夹杂着令人心惊胆战的利爪刮擦金属的尖啸声。对讲机突然发出蜂鸣声，吓了众人一跳。

毕夏普
（画外音）
我是毕夏普。恐怕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大家。

哈德森
嘿，这倒新鲜。

内景：作战室 - 几分钟后
包括毕夏普在内的所有人挤在窗前，全神贯注地盯着雾气中那个轮廓模糊的 AP 站。突然，一道火焰柱——就像乙炔喷灯的火焰一样——从锥体底部的设施中向上喷射而出。

毕夏普
就是那个。看到了吗？那是紧急排气。

蕾普利
还要多久会爆炸？

毕夏普
我预计系统会在不到四个小时内彻底崩溃。爆炸半径约为三十公里。威力相当于一千万吨级当量。

希克斯
我们有大麻烦了。

哈德森
真他妈不敢相信。你敢信吗？

蕾普利
现在关停已经来不及了吗？

毕夏普
恐怕是的。坠毁造成的损坏太严重了。到了这一步，过载已不可避免。

哈德森
天哪。我本来都快熬到退役了啊！再过四个星期就能撤了。结果我现在却要死在这该死的鬼地方。这太不公平了，伙计！

瓦斯奎兹
哈德森，行行好吧，别抱怨了。

他们注视着又一道气流喷射出的火焰照亮了雾气笼罩的大地。

蕾普利
（对希克斯说）
我们需要另一艘登陆艇。就是"苏拉科号"上的那一艘。我们得想办法把它遥控降落下来。

哈德森
怎么弄？发射器在装甲运兵车（APC）上。车已经报废了。

蕾普利
（来回踱步）
我不管怎么弄！想个办法。总得想点什么。

哈德森
想什么？我们死定了。

蕾普利
殖民地的发射器呢？就是另一头那个上行链路塔。为什么不能用那个？

毕夏普
我检查过了。连接两地的硬连线在战斗中被切断了。

蕾普利情绪紧绷，大脑飞速运转，权衡着各种方案——那些严酷的解决之道。

蕾普利
那总得有人去外面一趟。带上便携终端，去外面手动接入线路。

哈德森
噢，对啊！好主意！外面那些东西到处乱窜呢。想都别想。

毕夏普
（平静地）
我去。

蕾普利
什么？

毕夏普
反正我是唯一有资格遥控驾驶那艘飞船的人。相信我，我也不想去。虽然我是仿生人，但我又不傻。

蕾普利
好吧。那我们开始行动。你需要什么？

瓦斯奎兹
听着。声音停了。

他们侧耳倾听。一片静谧。片刻之后，传来了动态探测器警报那尖锐的颤音。希克斯看向战术显示屏。

希克斯
看来，它们已经进入基地内部了。

内景：医疗实验室
殖民者遭围攻时留下的一个酸液腐蚀洞，打通了通往地板下管道的通道。接过蕾普利递下来的便携式终端，将其推入前方狭窄的管道中。随后，她递给他一个小包，里面装着工具、各种连接线、一把制式手枪和一个小型切割喷枪。

毕夏普
这条管道直通上行链路组件。全长一百八十米。爬过去大概要四十分钟。接线和校准天线需要一小时。准备飞船要三十分钟，然后飞行时间大约五十分钟。

蕾普利看了一眼手表。

蕾普利
时间很紧。你最好快点出发。

毕夏普
（愉快地）
回头见。

毕夏普艰难地钻进管道，推着设备在身前挪动，发出有节奏的摩擦声。管道的直径仅比他的肩宽稍大一点。瓦斯奎兹将一块金属板滑过来盖住入口，开始进行点焊固定。

内景：管道

当焊接工将出口封死时，毕夏普回头看了一眼。他无奈地叹了口气，继续向前蠕动。在他前方，管道笔直延伸，仿佛通向无限远方——就像置身于一门超长榴弹炮的炮膛之中。

内景：医疗室
基地内突然响起刺耳的警报声，蕾普利吓了一跳。

希克斯
（画外音）
它们进入了进场走廊。

蕾普利
（对着麦克风）
我马上过去。

蕾普利一跃而起，顺势从肩上取下火焰喷射器，与瓦斯奎兹一起向作战指挥室飞奔而去。近处传来了自动哨戒炮断续开火的轰鸣声。

内景：作战指挥室
蕾普利跑到战术控制台前，希克斯正全神贯注地盯着监视器画面。哨戒炮的闪光让灵敏的摄像机画面过曝，但透过烟雾弥漫的走廊，偶尔能看到移动的人影。自动哨戒炮疯狂扫射，将一道道曳光弹流射入翻腾的雾气之中。

希克斯
距离二十米，正在逼近。十五米。C 组和 D 组哨戒炮的弹药量只剩约百分之五十了。

数字显示屏上的数值飞速下降。在一阵阵密集的枪声间隙，传来一阵非人的、刺耳的尖啸声。

蕾普利
有多少？

希克斯
看不出来。很多。D 号炮只剩二十发弹药了。十发。......没弹药了。

随后，剩余机枪的射击声戛然而止。监视器画面中只剩下一片翻腾的烟雾。几处微弱的火光在烟雾中闪烁。视线尽头隐约可见一些扭曲的黑色轮廓，以及散落的残肢断体。然而，烟雾墙后并没有东西冲出来。

蕾普利
它们撤退了。机枪挡住了它们。

时间仿佛凝固了。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

希克斯
是啊。不过你看......

两台自动哨戒炮的数字计数器分别显示着“0”和“10”。这意味着剩下的弹药连一秒钟的扫射都不够了。

希克斯
照这样，它们随时都能大摇大摆地走过来敲门了。

蕾普利
但它们不知道这一点。它们可能正在寻找其他入口。那需要花点时间。

哈德森
也许我们已经把它们打得士气全无了。

希克斯
（对瓦斯奎兹和哈德森说）
你们俩去巡视一下外围防线。我知道大家现在都精疲力竭，但必须保持警惕。我们得在事态失控前阻止任何入侵。

两名士兵点点头，走向走廊。蕾普利叹了口气，拿起一杯冷咖啡，一口气喝了个精光。

希克斯
你多久没睡觉了？二十四小时？

蕾普利耸了耸肩。她看起来心力交瘁，仿佛那令人神经紧绷的压力已经抽干了她的所有精力。开口时，她的声音听起来显得遥远而疏离。

蕾普利
（神情阴郁）
它们会抓住我们的。

希克斯
也许吧。也许不会。

蕾普利
希克斯，我可不想落得像其他人那样的下场。如果真到了那一步，你会帮我解决的，对吧？

希克斯
如果真到了那一步，我会把我们俩都了结了。不过，咱们还是尽量别让那种事发生吧。“来，我给你介绍一位我的老朋友。”

他拿起脉冲步枪，动作既随意又精准——那是经年累月训练养成的肌肉记忆——他熟练地拉开枪机，卸下弹匣，递给了她。

希克斯
M-41A 10 毫米脉冲步枪，上下管结构，配有 30 毫米泵动式榴弹发射器。

蕾普利掂了掂这把武器。它既沉重又笨拙。但那冰冷钢铁构成的致命轮廓，却给人一种莫名的安全感——至少让她觉得，自己能在更大程度上掌控自己的命运。她笨拙地举起枪。

蕾普利
我该怎么做？

内景：管道
毕夏普身处幽闭的夹缝之中，仿佛被困在两个回声阵阵的无尽空间之间。他向前爬行，身体摩擦管道壁发出阵阵回响。他来到一个不规则的破洞前，一丝微弱的光线透射进来。他凑近那个被酸液腐蚀出的缺口，向外窥视。

他的视角： 滴着黏液的巨颚猛然袭向镜头，狠狠撞击在钢板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和咬合声。

毕夏普紧贴管壁避开缺口，一点点向前挪动，脸色苍白，神情紧绷。他看了一眼手表。

内景：作战室
蕾普利将 M-41A 的枪托紧贴脸颊，笨拙地试图跟上希克斯的指导。下士紧站在她身后，帮她调整持枪姿势。这种距离虽显亲密，但这却是他们此刻最无暇顾及的事情。

希克斯
用力拉紧。后坐力会很大。当这里的计数器归零时，按下这个......

他按了一下按钮，弹匣掉了出来，哐当一声落在地上。

希克斯
就让它掉出去。赶紧把另一个装进去。用力拍进去，它经得起折腾。现在，拉动枪栓。

咔哒。

希克斯
你又准备好了。

蕾普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动作不太流畅。她的手在颤抖。她指了指细长的脉冲步枪枪管下方一个粗壮的管子。

蕾普利
这是什么？

希克斯
那是榴弹发射器......你最好别乱碰它。

蕾普利
听着，是你挑起这事的。现在把一切都给我看。我有能力应付。

希克斯
是啊。我注意到了。

内景：走廊
蕾普利沿着走廊走来，手里拿着她的新伙伴——M-41A 步枪。戈曼从医务室门口走出来，看起来有些虚弱，但身体无碍。伯克紧随其后。

蕾普利
感觉怎么样？

戈曼
还行吧。宿醉的感觉糟透了。听着，蕾普利……我……

蕾普利
算了吧。

她从他身边挤过去，走进医务室。戈曼转过身，看到瓦斯奎兹正用冰冷、眯起的双眼盯着他。

戈曼
你还想杀我吗？

瓦斯奎兹
（转身离开）
没必要了。

内景：医务室 - 观察室
蕾普利穿过空荡荡的实验室，来到她安顿纽特的小手术室。

内景：医务室/手术室
走进昏暗的房间，蕾普利环顾四周。不见纽特的踪影。凭着直觉，她跪下来查看床底。纽特蜷缩在那里，尽可能往最深处缩，正熟睡着。手里依然紧紧抱着凯西。

蕾普利凝视着纽特那小小的脸庞——尽管梦境与现实中都有恶魔在追逐她，但这脸庞依然如天使般纯真。蕾普利把步枪放在行军床上，小心翼翼地爬到床底。她轻轻地搂住小女孩，没有惊醒她。

在床底的黑暗中，蕾普利仿佛只是两个依偎在一起的孩子中那个稍大一点的一个。

纽特的面部因痛苦的噩梦而扭曲。她惊叫出声，发出含混不清的哀求。蕾普利轻轻地摇晃着她，安抚着她。

蕾普利
好了，好了。嘘……没事了。

外景：上行链路塔 - AP 站全景

从殖民地着陆平台望向处理站。风势渐起，吹散了低空的薄雾，处理站的轮廓变得愈发清晰。圆锥形塔基处，几组高压管道在黑暗中因高温而透出暗红色的光芒。高压电弧在上层网格结构间跳跃，不时发出刺眼的闪光，照亮了这片荒凉破败的景象。

毕夏普弓着身子，顶着风站在遥测塔基座旁。他打开了测试舱面板，并连接上了便携式终端。为了遮挡风雨，他把夹克披在键盘和显示器上，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着。

毕夏普
（自言自语）
好了，如果我操作无误的话......

他按下了标有“启用（ENABLE）”字样的按键。

内景：苏拉科号货舱 - 轨道上
空投舱内空旷寂静，剩下的那艘飞船静静地伫立在阴影之中。警报声响起，旋转的警示灯开始闪烁。液压系统发出嗡嗡的启动声。二号空投船沿着头顶的轨道移动，随后被缓缓降入空投舱，准备进行发射前的各项工作。检修臂和加油接头自动向船体靠拢。录音广播在巨大的舱室内回荡。

女声
请注意，请注意。自动加油作业已经开始。请熄灭所有烟火。

内景：手术室 - 特写：蕾普利 - 医疗室
蕾普利猛然惊醒。她看了看表......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她轻轻地从纽特身边挪开，正准备从行军床下爬出来时，突然看到了什么，整个人僵住了。

在房间另一头，就在医疗室门口，放着两样看似无害却令人不寒而栗的东西：两个休眠舱。舱盖呈开启状态，悬浮力场也已关闭。两个舱里都是空的。在那死一般的寂静与僵硬时刻，一股恐惧感在蕾普利心头缓缓升起......一种致命威胁近在咫尺的强烈预感挥之不去。她无法动弹，也无法呼吸，只能惊恐地环顾四周，试图判断局势。

蕾普利
（低语）
纽特。纽特，醒醒。

纽特
呃......？这是哪儿......？

蕾普利
（低语）
嘘。别动。我们有麻烦了。

纽特点了点头，此时已完全清醒。她们在黑暗中屏息聆听，捕捉任何细微的动静——比如多条肢体在光滑地板上爬行发出的那种抓挠声。

四周只有小型取暖器发出的嗡嗡声。蕾普利伸手抓住行军床底部的弹簧支架，开始一点点将其向外挪动，使其远离墙壁。

金属床腿摩擦地板发出的刺耳声响，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响亮。

当空隙足够大时，她小心翼翼地侧身挤进墙壁与床沿之间的狭窄空间，伸手去拿放在床垫上的步枪。步枪不见了。

她猛地转过头。一个黑影正从床尾飞速爬行并向她扑来！她惊叫一声，迅速低头躲避。那个丑陋的怪物撞上了她头顶上方的墙壁，肢体飞速舞动。她本能地将床猛力推向墙壁，将怪物死死压在离她脸部仅几英寸的墙面上。怪物的肢体和尾巴疯狂扭动，并发出一种近乎疯狂的刺耳尖啸。

蕾普利将纽特推向一旁的光滑地板，自己则在慌乱中从床底翻滚出来。她一把掀翻行军床，将怪物扣在了床身之下。她向后退去，喘着粗气。蕾普利的目光扫视着昏暗的房间，设备间的每一处角落似乎都潜伏着致命的威胁。那生物从床底飞快爬出，一闪身便钻进了后方一排柜子底下。蕾普利紧紧搂住纽特，向门口走去；她的动作小心翼翼，仿佛房间里的每一件物体都带上了百万伏的高压电。她来到门口，按下墙上的开关。毫无反应——显然是从外面被切断了电源。她又试了试照明开关，依然没用。她用力拍打房门，隔音门板发出沉闷的撞击声。她转向观察窗，惊恐地回头张望——身后那空荡荡的地板仿佛在发出无声的尖啸威胁。

蕾普利
（大喊）
嘿......嘿！

她用力拍打着窗户。透过双层玻璃，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实验室漆黑一片，空无一人。蕾普利猛然转身，听到身后传来令人作呕的抓挠声。纽特感受到了她的恐惧，开始发出低低的呜咽。她走到监控摄像头前，挥动手臂画着圆圈。

蕾普利
希克斯！希克斯！

内景：作战室 - 视频监视器特写
画面显示蕾普利正在挥动手臂。没有声音，就像一场超现实的哑剧。

一只手伸入画面，关掉了监视器。蕾普利的影像随之消失。

伯克若无其事地直起身子，离开控制台。希克斯正戴着耳机与毕夏普通话，并未察觉蕾普利的困境或伯克的举动。

希克斯
（对着麦克风）
收到。启动飞船后再联系。（转身）他正在上行链路塔那边。

伯克
（平静地）

很好。

内景：手术室
蕾普利抓起一把钢制椅子，狠狠砸向观察窗。椅子撞上那高强度材料后被弹了回来。她再次尝试，椅子撞击发出沉闷的“砰”声，透过双层耐压窗几乎听不真切。

蕾普利转身环顾四周。她在身旁杂乱的设备堆中摸索，找到了一盏小型检查灯。她打开手电筒，光束在墙壁上扫过。黑暗中，高大的外科和麻醉设备轮廓显得阴森可怖。她听到了——或者以为自己听到了——某种动静。光束在房间里疯狂地旋转、摇晃，仿佛她日益加剧的恐慌情绪的写照。纽特发出细弱而尖锐的哭喊声。

纽特
妈妈……妈——妈——

蕾普利稳住心神，意识到纽特的恐惧以及孩子对她的依赖。她将光束扫向天花板，目光定格在某处，随即灵机一动。她从夹克口袋里掏出打火机，又从台面上抓起几张纸。她小心翼翼地将纽特托举到房间中央的手术台上，然后自己也爬了上去。

纽特
妈妈……我是说，蕾普利……我好怕。

蕾普利
我知道，亲爱的。我也很怕。

蕾普利点燃了纸张，将燃烧的纸团举到消防喷淋系统的感温喷头下方。喷淋系统随即启动，从多个喷口向房间喷洒水流。整个基地内警报声大作。

内景：行动室
希克斯听到警报声猛地一惊，终于从控制面板上闪烁的指示灯中确认了警报源。他冲向门口，一边跑一边对着耳机大喊。

希克斯
瓦斯奎兹，哈德森，到医务室来集合！着火了！

内景：手术室
黑暗中，喷淋头持续洒水，蕾普利和纽特浑身湿透。警报声疯狂尖啸，掩盖了其他所有声音。蕾普利举着手电筒环顾四周，湿透的头发紧贴在脸上，她抹去眼前的积水。她的视线与一盏复杂的多臂手术无影灯齐平。她凑近观察那交错的灯臂和线缆，距离近在咫尺。她移开目光，却又猛地转头看去。一个东西猛扑向她的脸。她尖叫着从手术台上跌落，重重摔在地板上，溅起一片水花。蕾普利一把甩掉那个发出嘶嘶怪叫的生物，纽特则尖叫着向远处爬开。它猛撞在橱柜墙面上，短暂附着后，又像被钢制弹簧弹射般猛然跃回。蕾普利拼命挣扎，拉倒身边的设备压在自己身上，在地上疯狂地抓挠挪动。那生物挥舞着多关节的肢体，如一道残影般飞快地爬上了她的身体。

她试图将其扯开，但那东西体型虽小，力气却大得惊人。它动作快如闪电，直扑她的头部，灵巧地避开了她胡乱挥舞的双手。纽特发出绝望的尖叫，不断后退，直到被逼到了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

蕾普利双手向上，奋力将那具不断搏动的躯体推离自己的脸庞。那东西的尾巴猛地缠住她的喉咙并开始收紧，将它腹部的躯干死死压向她。蕾普利剧烈挣扎，撞翻了设备，各种仪器叮当作响地散落一地。水流倾泻而下，涌入她的眼睛，令她视线模糊，同时也让她无法抓牢那生物滑溜的身体。

镜头转向纽特： 几条蟹状的肢体从桌子后方——也就是她身后——探了出来。她发现了这一幕，急中生智，猛地将桌子推向墙壁，将那只扭动挣扎的生物死死夹在中间。尽管她娇小的身躯已竭尽全力施压，桌子仍因那生物的挣扎而剧烈震颤、跳动。随着第二只生物逼近，她咬紧牙关，发出了痛苦的哀号。

一条腿挣脱出来，接着是第二条、第三条。它势不可挡地挤上桌面……向她逼近。

那只发出嘶嘶怪叫的生物，其肢体在蕾普利（Ripley）的头上抓挠；尽管她拼命左右甩头，那东西却抓得越来越牢。一条令人作呕的管状器官湿漉漉地从它腹部的鞘中伸出，强行挤入她紧护在脸前交叉的双臂之间。

观察窗外出现了一个身影——那是雾气蒙蒙的玻璃后的一道剪影。一只手抹开了一块透明区域，露出了希克斯（Hicks）的双眼。他向后退了一步。砰！一阵脉冲步枪的扫射击碎了钢化玻璃。希克斯冲破那布满蛛网状裂纹的玻璃，伴随着飞溅的碎片闯入室内。他落地翻滚，护甲碾过碎玻璃，滑行至蕾普利身边。他伸手抓住那凶残怪兽疯狂挣扎的肢体并用力拉扯。两人合力将它从她脸上扯开，但蕾普利已渐渐力竭，因为那怪物的尾巴正令人作呕地勒紧她的喉咙。哈德森（Hudson）跃入室内，一把将纽特（Newt）从桌上推开，让她在湿滑的地板上滑出一段距离，随即开火将第二只怪物轰向墙壁。近距离射击。酸液飞溅，烟雾弥漫。

戈曼（Gorman）出现在蕾普利身旁，抓住那条尾巴，像解开蟒蛇的缠绕一样，将它那扭动着的长躯从她喉咙上解开。众人合力按住这只拼命挣扎、尖声嘶叫的怪物。

希克斯
角落那边！准备好了吗？

哈德森
动手！

希克斯将那东西猛力扔向角落。它瞬间稳住身形，又向他们扑了回来。砰！哈德森一枪精准命中。

蕾普利瘫倒在地，干呕不止。警报声和自动喷淋系统随即停止。希克斯看到了那些休眠舱。

蕾普利
（咳嗽着）
伯克…是伯克干的。

内景：作战室 - 镜头对准哈德森
他看起来显然压力巨大。他紧握步枪，枪口直指镜头。

哈德森
（情绪激动）
我说咱们现在就干掉那个阴险恶毒的狗娘养的！

众人围在伯克周围，他坐在椅子上，表面上保持着冰冷的镇定，但额头上渗出的汗珠却暴露了他极力掩饰的紧张情绪。事发不过几分钟，大家仍处于肾上腺素飙升的状态，仿佛整个群体都带上了高压电荷。

希克斯
（来回踱步）
我不明白。这他妈的根本说不通。

蕾普利站在伯克面前，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透着极度的愤怒，仿佛在对他进行无声的控诉。伯克试图避开蕾普利那如钻石钻头般锐利的目光，却怎么也躲不开。

蕾普利
他想要个异形，只是没法通过检疫关卡把它带回去。但如果我们被植入了胚胎——不管那叫什么——然后在返程途中恰当的时机被冷冻起来......那就没人会发现我们体内带着胚胎了。我和纽特。

蕾普利瞥了一眼那个小女孩——她是个瘦弱的身影，正坐在不远处，抱着膝盖，神情忧郁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她整个人几乎都缩在一件别人找来的成人外套里，湿漉漉的头发贴在额头和脸颊上。

希克斯
等等。我们会知道的。

蕾普利
唯一的办法就是他在返程途中破坏某些冷冻舱。这样他就能把尸体扔出去，然后编造任何他想说的借口。

哈德森
妈的！他死定了。（对伯克）你死定了，伙计。

伯克
这纯粹是妄想症。真可悲。

蕾普利
（疲惫地）
你知道吗，伯克，我不知道哪个物种更糟糕。你可看不到它们为了那点该死的分红而互相坑害。

希克斯
（严肃地）
干掉他吧。（对伯克）别介意啊。

蕾普利摇了摇头，愤怒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作呕的空虚感。

蕾普利
找个地方把他关起来，直到时候......

灯光熄灭。突如其来的黑暗让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本能地意识到这是这场对抗升级的新信号。希克斯看向控制面板。所有设备都断电了。舱门、监视器屏幕，全都没了反应。

蕾普利
它们切断了电源。

哈德森
什么叫切断电源？它们怎么可能切断电源？它们可是野兽啊。

蕾普利拿起步枪，拨开保险。

蕾普利
纽特！跟紧我。（对其他人）把追踪器打开。快，行动起来。戈尔曼，看好伯克。

哈德森和瓦斯奎兹拿起扫描仪，走向舱门。瓦斯奎兹不得不手动沿着轨道将门滑开。

内景：走廊
两名士兵分开行动，迅速前往控制区两端的路障处。

镜头跟随瓦斯奎兹，看她在黑暗中如野兽般敏捷地向前推进。

镜头转向哈德森，他正在扫描医疗实验室及附近的防线。

蕾普利
（画外音）
有什么发现吗？

“哔”的一声。哈德森的追踪器亮了起来，显示出一个微弱的信号。

哈德森
有东西。

他转动扫描仪。指向走廊后方。信号再次响起，声音更大了。

哈德森
它就在基地内部。

瓦斯奎兹
（画外音）
你只是在读我。

哈德森
不，不！不是你。他们在里面。外围内。他们在这儿。

蕾普利
哈德森，保持冷静。瓦斯奎兹？

视角：瓦斯奎兹 同时挥舞着她的追踪器和步枪。她把它瞄准身后。嘟。

瓦斯奎兹
（酷）
哈德森可能是对的。

内景：运营中心
蕾普利和希克斯交换了一个眼神......“我们开始吧。”

希克斯
（低声）
比赛时间到了。

蕾普利
你们俩都回到这里吧。回到运营。

内景：走廊
哈德森紧张地后退，环顾四周。他看起来已经到了极限。

哈德森
这个信号很奇怪......一定是有什么干扰什么的。到处都有动静......

蕾普利
（画外音）
快回来吧！

哈德森跑到了操作室门口，比瓦斯奎兹早了一会儿。他们把门关上并锁上。

内景：运营中心
哈德森加入了蕾普利和希克斯的行列，他们正在布置武器。火焰喷射器。手榴弹。M-41A 弹匣。

哈德森的追踪器发出蜂鸣声。然后又一声。音调贯穿场景，节奏不断增强。

哈德森
移动！信号干净。

他平移了扫描仪。停止。范围显示屏读出，倒计时。

哈德森
射程二十米。

蕾普利
（对瓦斯奎兹）
把门封上。

瓦斯奎兹拿起一台手工焊机并按照指示行动。

哈德森
十七米。

希克斯
让我们把这些东西点亮吧。

他将一把火焰喷射器递给蕾普利，并开始自己给另一把火焰喷射器点火。灯光发出低沉的“POP”声。片刻之后蕾普利的灯亮了。

瓦斯奎兹开始焊接舱门，火花在她周围四溅。哈德森手中的追踪器发出急促的蜂鸣声，频率快得就像他们狂跳的心脏。

蕾普利
它们学聪明了。它们切断了电源，避开了自动机枪。它们肯定找到了别的入口，那是我们漏掉的路径。

希克斯
我们没漏掉什么。

哈德森
十五米。

蕾普利
我不知道，也许是通风管道上被酸液腐蚀出的洞？或者是地板下的什么通道，没在图纸上标出来。我不知道！

她拿起瓦斯奎兹的追踪器，指向与哈德森相同的方向。

哈德森
十二米。天哪，这信号强得离谱。十米。

蕾普利
它们就在我们跟前。瓦斯奎兹, 你那边怎么样？

瓦斯奎兹正全神贯注地焊接舱门，任由熔化的金属溅落在自己身上。她动作疯狂，仿佛着了魔一般。

哈德森
九米。八米。

蕾普利

不可能。那是在房间里面！

哈德森
读数没错。你看！

蕾普利摆弄着追踪器，调整频率。

希克斯
那你读数肯定不对！

哈德森
六米。五米。搞什......

他看向雷普利。两人同时意识到了什么。当她将追踪器向上指向几乎就在头顶的天花板时，一股不祥的寒意涌上心头。警报声变得更加刺耳。

希克斯爬上文件柜，掀开一块吸音吊顶板，将手电筒的光束照向里面。

希克斯的视角：

一幅令人魂飞魄散的噩梦景象。光束中，异形正在移动。成群结队的异形。它们像蝙蝠一样倒挂着爬行，紧紧攀附在天花板的结构管道和横梁上，避开了脆弱的吸音板。它们浑身闪烁着令人作呕的光泽，悄无声息地向前爬行。它们布满了作战室的天花板。这处核心重地已彻底沦陷。

特写：希克斯，满脸惊恐。 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他猛地转过灯光。那东西就在他身后一米处。它猛扑过来！他本能地蹲身躲避，利爪在护甲上划过。

希克斯跌入房间，与此同时，那些生物成群结队地脱离了附着物。松开抓握处。天花板轰然炸开，碎屑如雨般落下。噩梦般的怪物纷纷跃入室内。纽特尖叫起来。哈德森开火还击。瓦斯奎兹一把抓住希克斯将他拉起，同时单手操作火焰喷射器射击。蕾普利抱起纽特，踉跄后退。戈曼转身射击，而伯克则向唯一的出口——通往医务室的走廊——狂奔而去。在脉冲步枪频闪的强光下，我们隐约看到异形的身影，它们穿行在火焰喷射器喷出的烟雾中向前逼近。它们的动作完全非人类所有......时而像昆虫般迅捷跃动，时而又如芭蕾舞者般优雅滑行，充满力量感。

蕾普利
医务室！去医务室！

她向走廊冲去。

内景：医务室走廊
蕾普利飞奔着，身侧的墙壁化作一片疯狂的模糊残影。在她前方，伯克冲到了医务室门口。他猛地将门滑上关死。蕾普利重重撞在门上。她试图拉开门闩，却听见门在另一侧被锁上了。

蕾普利

伯克！把门打开！

纽特
看！

在她身后，一个异形正沿着走廊疾冲而来，势如火车头；那优雅的骷髅状身躯，既致命又透着非人的恐怖。频闪的灯光映照出它那狰狞的剪影。蕾普利浑身发抖，举起步枪，扣动扳机——却毫无反应。那怪物逼近时发出嘶嘶声，露出獠牙。蕾普利检查保险——保险已打开。查看数字计数器——弹匣是满的。纽特开始号啕大哭。蕾普利因手心出汗而打滑，双手剧烈颤抖，步枪险些脱手。恐慌在脑海中尖啸。就在那怪物庞大的身躯几乎要将走廊填满、扑到她身上的一刻，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她猛地拉动枪栓上膛，将枪托抵住肩头，开火。枪口闪光与爆鸣声骤起！在闪光映照的瞬间，只见那怪物发出疯狂的尖叫，张着大嘴向后倒飞出去。

巨大的后坐力将蕾普利狠狠撞在门上，强烈的闪光让她暂时失明，巨大的震响震得她耳鸣失聪。

内景：作战室
希克斯抬头，对着一个扑来的黑影近距离开火。刺耳的尖啸声响起！火控系统被触发，自动喷淋装置向室内喷水，警报器发出疯狂的鸣叫。现场一片混乱。

哈德森
（歇斯底里地）
快走！快走！

希克斯
干得好！

哈德森脚下的地板突然掀起，伴随着他的尖叫声，几只长着利爪的手臂闪电般抓住他，将他拖了下去。另一个骷髅状的怪物从上方扑向他。他消失在地板下的狭窄通道里。希克斯、瓦斯奎兹和戈曼冲到了通往医务室的走廊。

内景：走廊
蕾普利惊魂未定，透过渐渐消散的烟雾，看到那怪物又爬起来继续逼近。她顶着爆炸的冲击波和刺眼的强光，近距离疯狂扫射，耀眼的枪火让 M-41A 步枪的枪口不由自主地向上扬起，直指天花板。纽特捂住耳朵，以抵御巨大的轰鸣声。

希克斯
（画外音）
停火！

几名士兵仿佛从烟雾中凭空现身一般。

蕾普利
（指着门）
锁上了。

希克斯
退后。

希克斯从腰间取下切割火炬，开始切割锁具。走廊尽头出现了非人的身影。瓦斯奎兹把火焰喷射器递给戈曼，取下步枪。她开始往发射器里装填 30 毫米榴弹，那看起来就像特大号的 12 号口径霰弹。

戈曼
你不能在这里用那个！

瓦斯奎兹
没错。开火了！

她推弹上膛并扣动扳机。榴弹爆炸，冲击波差点把他们掀翻在地。希克斯一脚踹开门，熔化的金属液滴四处飞溅。

希克斯
（冲瓦斯奎兹大喊）
多谢了啊！现在我什么都听不见了。

瓦斯奎兹
（大喊）
什么？

内景：医疗室
瓦斯奎兹将门拉到几乎关闭，然后透过缝隙快速连射了三发榴弹。就在榴弹引爆的同时，她猛地关上了门；爆炸声在金属结构中回荡，发出类似铜锣的轰鸣。

蕾普利飞奔穿过房间，试着打开另一头的门。伯克也把那扇门锁上了。希克斯将手中的火炬从“切割”模式切换到“焊接”模式，开始封死他们刚才进来的那扇门。

内景：医疗室（另一端）
伯克因极度恐惧而呼吸急促，在黑暗的房间里向后退缩。他喘着粗气，几乎吓得瘫痪，跌跌撞撞地穿过房间，走向通往主大厅的门。他的手指伸向门闩。门闩自己动了起来。门缓缓打开。

特写伯克： 他双眼圆睁，惊恐地注视着自己的命运。我们听到尾部毒刺像长鞭抽打般发出的脆响，与此同时：

切至：

内景：医疗室
门体因猛烈撞击而凹陷，发出刺耳的金属声，并与门框产生了一道缝隙。又是一次撞击，伴随着金属扭曲变形的尖啸声。纽特抓住蕾普利的手，拉着她穿过房间。

纽特
快来！这边。

她带着蕾普利来到墙壁低处的一个通风口，熟练地解开格栅锁扣，将其拉开。纽特正要往里钻，被蕾普利一把拉了回来。

蕾普利
跟在我后面。

蕾普利不由分说，拿走戈曼手中的火焰喷射器，换给了他自己的步枪，随即钻进通风管道——空间相当狭窄。纽特紧随其后爬了进去，希克斯、戈曼和负责殿后的瓦斯奎兹也跟了上来。纽特惊恐地回头看了一眼，随即推着蕾普利的屁股，催促大家在管道中快速爬行。

纽特
快点。爬快点。

蕾普利
你知道怎么从这儿去着陆场吗？

纽特
知道。往左走。

蕾普利转入一条更宽敞的主管道，空间足以让人以低姿势侧身爬行。她向前奔跑，背部不时擦过管道顶部。狭窄空间内，士兵们的装甲碰撞声此起彼伏。他们来到一个岔路口。她向拐角处喷射火焰，随即探头查看。安全。

纽特
往右走。

他们冲进一条狭窄的连接管道，周围错综复杂的管道迷宫在视线中变得模糊。蕾普利不时喷射火焰，沿途经过一个个被百叶格栅遮挡的侧向管道，或是通往上下层级的垂直竖井。

希克斯
（对着耳机）
毕夏普，听得见吗？收到请回答，完毕。

短暂的沉默后，毕夏普的声音从无线电中传来，伴随着严重的干扰杂音，几乎难以辨认。

毕夏普
（画外音，伴随静电噪音）
收到，我听得见。不过信号不太好......

外景：上行链路中继站/着陆场
毕夏普蜷缩在遥测天线塔的基座旁，以此躲避此时正狂暴肆虐的阵风。

毕夏普

（大声喊叫；刻意加重发音）
飞船正在赶来，预计还有大约十六分钟到达。我现在忙着驾驶......天气状况有点变差了。

毕夏普的手指在终端键盘上飞快敲击，他眯起眼睛盯着屏幕，看着飞行遥测数据迅速更新。

背景中，AP 站（大气处理站）已变成一头狂暴的恶魔，被翻腾的蒸汽和四射的电弧所笼罩。

内景：通风管道
希克斯
好了，原地待命。我们这就过去。完毕。

蕾普利手电筒的光束在前方隧道中摇曳，仿佛带着某种催眠般的律动。她眨了眨眼，似乎看到了什么......却又不确定。一个闪烁着诡异光泽的狰狞身影正向他们逼近，那庞大的身躯几乎填满了光束所能及的极限空间。

蕾普利
后退！往回退！

他们试图向后爬行，却因拥挤而乱作一团。在他们身后的来路上，一块金属格栅伴随着一声狂暴的巨响被撞开，一个致命的"战士"异形轮廓涌入了管道。他们被困住了。瓦斯奎兹扣动了火焰喷射器的扳机，烈焰瞬间吞没了隧道。希克斯迅速掏出手持焊枪，开始切割管道壁。熔化的金属飞溅在他身上，火花将隧道映照得光怪陆离。瓦斯奎兹的火焰喷射器发出断断续续的声响。

瓦斯奎兹
（语气冰冷）
燃料快耗尽了。

在刺眼的火焰闪烁间，蕾普利看到那些闪着光泽的恐怖身影正步步逼近。希克斯的焊枪火焰变得微弱，随即熄灭——燃料用光了。他背靠墙壁，用力踹向那块被烧得通红的金属板。金属板被踹得向一侧弯曲。

金属板后是一条狭窄的检修通道，布满了管道和线缆。希克斯穿过那个灼热的缺口，蕾普利将纽特递过去，希克斯稳稳地接住了她。蕾普利紧随其后，转身去拉戈曼。瓦斯奎兹的火焰喷射器彻底喷不出火了，她拔出了配发的手枪。突然，她抬头望去，只见一只"战士"异形正从头顶上方的垂直竖井中尖啸着俯冲而下。

她以惊人的速度开火...砰！砰！砰！随即向一侧翻滚躲避。它扑到了她的腿上，她猛地把头一偏，那怪物的尾刺正好扎进了她脸颊旁的金属墙壁里。她再次开火，打光了手枪里的子弹，同时一脚将那挣扎扭动的怪物踢开。

酸液腐蚀了她的护甲，灼烧着她的大腿。她痛呼出声，咬牙忍受着那股灼热刺骨的剧痛。戈曼看到瓦斯奎兹中招，动弹不得；又看到那些怪物正从另一侧逼近......于是他放弃了逃生口，爬回她身边，抓住她的战斗背带，开始把她往安全地带拖。但为时已晚。逼近的异形战士已经抵达并越过了那个缺口。瓦斯奎兹看到了他，意识已有些模糊。

瓦斯奎兹
（嘶哑低语）

你一直都是个混蛋，戈曼。

她死死抓住他的手，但这并非普通的抓握，而是我们熟悉的、她曾与德雷克共有的那种“力量问候”——那是只属于极少数人的默契。戈曼也回握住了他的手。眼看怪物已近在咫尺，他递给她两枚手雷，自己也准备好了两枚。

内景：检修通道
蕾普利、纽特和希克斯正全速奔跑。身后检修通道里爆发出一声巨响，强烈的冲击波震得他们东倒西歪。纽特冲到了最前面，蕾普利和希克斯拼尽全力才勉强跟上。

纽特
这边！快点，我们马上就到了！

蕾普利
纽特，等等！

这孩子动作快如闪电，在障碍物间穿梭闪避。如果之前还不清楚，现在大家都很明白：这是她的地盘，而她是这里的高手。两人一路狂奔，粗重的呼吸声在回荡……周围的墙壁化作了模糊不清的残影，让人分不清方向。纽特毫不迟疑。

她们来到一个岔路口，那里有一条狭窄的倾斜滑道，以 45 度陡角向上延伸。

纽特
这边！往上爬。

内景：滑道
蕾普利（Ripley）抬头望向那条倾斜的通道，看到顶端透出光亮……那是一个外部通风口。风声从上方轰鸣而下，听起来就像是对着瓶口吹气时发出的声音，但被放大了无数倍。

蕾普利钻进通道，双脚踩在侧壁上那些窄得惊人的支撑肋条上。她低头看去，滑道向深处急剧下沉，没入阴影之中。她开始向上攀爬，纽特紧随其后（位置稍低），而希克斯（Hicks）也刚从侧面的管道钻出来。

纽特
就在上面——

纽特脚下一滑，一根锈蚀的肋条在她脚下断裂。她滑了下去……幸好单手抓住了边缘。蕾普利伸手去拉她，却不慎弄掉了手中的照明灯。手电筒在滑道里磕磕绊绊地滑落，转过一个弯道，随即消失不见。

蕾普利拼命伸长手臂，试图抓住纽特的手。两人指尖擦过，只差那么几英寸。

纽特
雷——普——利——

她滑脱了。希克斯猛扑过去，抓住了她那件宽大的夹克。但她竟然从夹克里滑脱了出来。伴随着一声回荡的回响，纽特急速坠落，顺着滑道滑向黑暗深处。

镜头跟随她移动，墙壁在身侧飞速掠过，模糊成一片令人目眩的残影——就像在坐雪橇一样。通道向左急转。纽特身体弹起，顺着侧壁滑行了一段距离。前方出现分岔，纽特翻滚着滑进了右侧的通道，那条通道以更陡峭的角度向深处延伸。而在左侧通道的尽头，隐约可见蕾普利那盏手电筒的光亮。

蕾普利与希克斯对视一眼，随即猛地挣脱......顺着滑道滑下去追赶纽特。蕾普利双脚用力蹬住侧壁的肋条，以此控制下滑的速度。蕾普利抵达了那个“V” 形分岔口。她看到左侧岔路口透出的微光，于是向左走去。

蕾普利
纽特！

她听到一声凄凉的回应，声音因回响而失真，难以辨别方位。

纽特
（画外音）
妈妈......你在哪儿？

蕾普利来到滑槽底部，那里与一条水平走向的检修通道交汇。那盏灯掉落在地，却不见纽特的踪影。那凄厉的哭喊声再次传来。

纽特
（画外音）
妈——妈——

蕾普利一边应答，一边沿着通道向前走。纽特的呼喊声再次传来。声音变弱了吗？她无法判断。她惊慌失措地转身，朝反方向跑去。

蕾普利
（对着通讯器）
希克斯，快下来。我需要那个定位器。

内景：地下室
纽特身处一个低矮的洞穴状空间里，四周布满了管道和机器。这里积水严重，水位几乎没到了纽特的腰部。她抬头望去，看到光线透过一块格栅射入，蕾普利的声音似乎就是从那里传来的。

蕾普利
（画外音）
纽特！无论你在哪儿，待在那儿别动！

纽特攀上几根管道，竭力想要够到那块格栅。

内景：检修通道

希克斯赶来与蕾普利会合，解下腰间的紧急定位器。两人循着信号进入一片灯火通明的区域——显然这里的电力并未中断。

希克斯
这边。我们快到了......

循着信号，他们来到一块嵌在地板上的格栅前。

纽特
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蕾普利跑到格栅旁。低头望去，她看到了纽特那张泪痕斑斑的脸。纽特向上伸出手，细嫩的手指在格栅的栏杆间努力探出。蕾普利紧紧握住了孩子那珍贵的小指尖。

蕾普利
爬下去，宝贝。我们得切开这块格栅。

纽特向后退去，顺着管道爬了下来；与此同时，希克斯正用手持切割炬切割格栅的栏杆。

内景：地下室底层
纽特站在齐腰深的水中，看着希克斯切割金属时迸发出的刺眼火花。她咬着嘴唇，浑身发抖，既寒冷又恐惧。一个闪着光泽的身影悄无声息地从她身后的水中优雅地升起。它站立着，浑身滴水，身形巨大，衬得纽特娇小的身影格外渺小。纽特察觉到了动静，猛然回头......当那道黑影将她吞没时，她发出了尖叫。

内景：检修通道
听到下方传来的尖叫声和落水声，蕾普利惊慌失措。她和希克斯拼命踢踹格栅，终于将其踢落。顾不上边缘因高温而烧得通红，蕾普利举着照明灯冲向洞口。

蕾普利
纽特！纽特！

水面平静地反射着光束。纽特不见了。水面上漂浮着一个东西，正瞪大眼睛盯着上方——那是凯西（Casey）玩偶的头。它缓缓下沉，影像扭曲，最终消失在黑暗中。

希克斯把蕾普利从洞口拉开。她拼命挣扎，试图摆脱他的控制。

蕾普利
不！不——！

他把她向后拖去，几乎用尽了全身力气。他看到有什么东西正穿过错综复杂的管道网向他们逼近。蕾普利已失去理智，情绪近乎崩溃。

蕾普利
不！不！她还活着！我们必须——

希克斯
好了！她还活着，我相信。但我们必须马上离开！现在！

他拖着她走向通道尽头不远处的一部电梯。把她推进去，将她按在后壁上。按下按钮，准备升往地面层。一只异形战士跃入通道，向他们冲来。电梯门正在关闭，但速度不够快。那怪物的一只手臂伸了进来，被关上的门夹住了。

异形战士发出嘶嘶声，猛扑过来。希克斯近距离开火。异形尖叫着旋转着退开。酸液顺着正在关闭的舱门缝隙流下，溅在希克斯的胸甲上，他用身体护住了蕾普利。升降机开始上升。酸液正腐蚀着向他的皮肤逼近，希克斯的手指飞快地解着护甲扣。蕾普利从歇斯底里的状态中醒悟过来，拼命抓挠他的护甲，尽力帮他脱掉。酸液接触到胸口和手臂时，他痛得大声惨叫。他像疯了一样脱掉战斗护甲，将冒烟的护甲碎片扔在地板上。刺鼻的烟雾弥漫在空气中，灼烧着眼睛和肺部。升降机停下。舱门打开，两人跌跌撞撞地走出来，蕾普利搀扶着因剧痛而弯下腰的希克斯。

蕾普利
来吧，你能挺住的。快到了。

外景：着陆场
2 号空降运输机向着陆区降落，在狂风中侧向滑行。毕夏普站在那里，用便携式终端引导着飞船。飞船重重着陆，侧向滑行了一段距离后停住。毕夏普转身，看到蕾普利和希克斯跌跌撞撞地从身后的殖民地建筑出口走出来。他迎上前去，帮忙搀扶希克斯，三人顶着狂风向飞船跑去。蕾普利大声喊道，但风声太大，几乎听不清她的话。

蕾普利
还有多少时间？

毕夏普
足够了！还有二十六分钟！

蕾普利
我们不走了！

毕夏普
不走了？

装载跳板放下，他们跑进了飞船。

外景：加工站
一座失控咆哮的炼狱般的机器。蒸汽喷涌翻腾，闪电在主体结构周围闪烁，炽热的气体柱发出雷鸣般的轰响，直冲数百英尺的高空。

镜头缓缓逼近，仿佛带有某种催眠般的魔力。空降运输机进入画面，向加工站驶去。它在狂暴的气流中旋转、悬停，最终降落在一个狭窄的着陆平台上——该平台位于地面上方十层楼的高度，大约处于这座巨大建筑高度的三分之一处。

内景：登陆艇
蕾普利（Ripley）给一个笨重的物体缠好胶带，随手扔掉了胶带卷。她将一支 M-41A 突击步枪和一支火焰喷射器粗糙地捆绑在一起——这是一个火力极其凶猛却又笨重难用的组合体。她的动作干脆、精准......且充满决绝。她手脚麻利地从登陆艇装备架上抓取弹匣、手榴弹、弹链和其他装备。

毕夏普（Bishop）从驾驶舱来到后舱，准备帮希克斯（Hicks）处理伤口。希克斯瘫坐在飞行座椅上，身旁散落着“战地急救箱”里的各种用品。他已无法继续战斗......正因剧痛而面部扭曲。

毕夏普
蕾普利......

蕾普利
她还活着。他们把她带到了这里，你心里清楚。

毕夏普
再过十七分钟，这个地方就会化作一团像内布拉斯加州那么大的气云。

蕾普利正飞快地把装备塞进挎包，动作敏捷。

蕾普利
希克斯，别让他走。

希克斯
（因疼痛而龇牙咧嘴）
我们哪儿也去不了。

她扛起那件组合武器，抓起挎包，转身走向舱门控制装置。舱门打开，狂风与机器轰鸣声呼啸而入。

蕾普利
回头见，希克斯。

希克斯正用一团纱布按在脸上止血。

希克斯
德韦恩（Dwayne）。我叫德韦恩。

蕾普利握住他的手。两人对视片刻，虽短暂，却饱含着在死亡边缘建立起的相互尊重。

蕾普利
艾伦（Ellen）。

希克斯
（满意地点点头）
别去太久，艾伦。

蕾普利跑下跳板，穿过平台，走向一架大型货运电梯敞开的舱门。舱门随即关闭。

内景：货运电梯
电梯正在下降。蕾普利面对舱门站立，看着楼层逐一掠过，光条有节奏地扫过她的身体。热浪愈发强烈。散发着樱桃红光芒的管道从身侧滑过。蒸汽嘶嘶作响，翻腾涌动。电梯发出有节奏的哐当声。令人目眩神迷。

蕾普利脱下外套，直接在 T 恤外穿上战斗背带装备。她头发凌乱，浑身汗水淋漓。她的双眼燃烧着坚定的神情，以此压制内心深处的恐惧。

电梯正在下降。她检查武器。将一串手榴弹挂在背带上。给火焰喷射器做好待发准备。检查步枪弹匣。拉动枪栓，将第一发子弹推入膛内。她检查了插在跳伞裤大腿口袋里的标记信号弹。她手一抖，掉落了一枚尚未待发的手榴弹，随即强迫自己镇定坚强。我们看出，她对如何使用手榴弹一无所知。

这是她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情。她开始呼吸急促，浑身被汗水浸透。手指因汗水而在步枪上变得湿滑。电梯继续下降。

升降机马达发出嗡嗡声，速度减慢。电梯触底，发出“砰”的一声震动。安全护栏收回。舱门缓缓开启，透着一股令人屏息的期待感。

透过开启的舱门，映入她眼帘的是……一条空荡荡的走廊。四周昏暗，蒸汽缭绕，零星可见暗红色的光芒。这景象仿佛是深入了但丁笔下的地狱。空气因高温扭曲而微微震颤。金属连接处发出嘎吱声。机械设备嗡嗡作响，伴随着阵阵搏动。巨大的泵机轰鸣声在空间站内回荡，宛如一颗巨型心脏在跳动。

内景：走廊
蕾普利走出来，指尖节因用力紧握而发白。她的目光急切地扫视四周，试图穿透那致命的昏暗。在她身后，可以看到紧挨着她所在电梯的另一部电梯，其轿厢正停在上方某层。前方的走廊上覆盖着异形分泌的怪异增生物，不远处便是那片生物机械风格的地下迷宫入口。她步入迷宫，不时瞥一眼贴在自制武器顶部的希克斯（Hicks）留下的定位仪。

一个声音在隧道中回荡，语调冷静而机械。

声音
注意。紧急情况。所有人员必须立即撤离。你们现在还有十四分钟到达最低安全距离。

内景：地下迷宫
定位仪显示屏上，距离和方位数据以字母数字组合的形式飞速闪烁。

蕾普利眨眼甩掉渗入眼中的汗水，穿行在异形迷宫那翻腾的蒸汽之中。她来到一个交叉路口。闪烁的应急灯照亮了墙壁上那令人疯狂的壁画。她猛然转身，喷射火焰。那里空无一物。她又迅速转回身来，继续前行，身体因肾上腺素激增而微微颤抖。

骷髅般的身影仿佛被吞没在墙壁中，定格在扭曲痛苦的姿态里，宛如琥珀中封存的人形昆虫。一股蒸汽喷涌而出，遮挡了她的视线。定位仪信号增强，她随即转向，弯腰穿过一条低矮的通道，再次转弯。每到一个交叉口，她都会迅速点燃一枚“十五分钟照明信号弹”并将其放下，以便回程时辨认路径。她不得不侧过身子，在两面“死亡之墙”——布满被树脂封存的人形浮雕和茧状巢穴的墙壁——之间的狭窄裂隙中艰难挪行。

突然，有什么东西猛地窜出，一把抓住了她！那是一只手。她稳住心神，认出了那张被封在墙里的脸。卡特·J·伯克（Carter J. Burke）。

伯克
蕾普利……救救我。我能感觉到它……在里面。天哪……它在动！噢，天哪……

她看着他。没人该遭受这种下场。

蕾普利
给你。

她递给他一枚手榴弹，帮他把手指扣在保险柄上，然后拉开了引信。她继续向前走去。

声音
你们现在还有十一分钟到达最低安全距离。

蕾普利继续前行。定位仪信号显示，她已近在咫尺。剧烈的震荡如地震般席卷了整个空间，冲击力几乎将她掀翻在地。紧接着又是一次震荡。整个空间站仿佛都在战栗。警报声响起，发出疯狂而刺耳的鸣叫。她循着追踪器的信号转过拐角，随即停下脚步。距离显示读数归零。她低头看去，惊恐地发现纽特（Newt）的追踪手环正掉落在通道的地面上。所有的希望瞬间破灭，一切都陷入了混乱与绝望之中。

内景：卵室
纽特被包裹在一个柱状结构中，身处一簇直立的卵形物体——即异形卵——的边缘。她的眼皮微微颤动，睁开双眼，意识到了周围的环境。离她最近的那枚卵开始活动……顶部像一朵邪恶的花朵般绽开，露出里面正在蠕动的物体。纽特惊恐万状地盯着看，只见带有节肢的生物体正逐一从卵壳边缘探出。她尖叫起来。

内景：地下通道
蕾普利（Ripley）听到了尖叫声，随即飞奔而去。

内景：卵室
纽特眼看着那只抱脸虫（face-hugger）钻出并转向自己。就在它蓄势待发准备扑击的一刻，蕾普利冲了进来，扣动突击步枪的扳机，一连串密集的火力将其轰得粉碎。枪口的火光照亮了附近一个成年异形战士的身影。那怪物猛然转身，径直扑向蕾普利。蕾普利腰际持枪射击，两轮精准的点射将怪物击得向后倒飞出去。她步步紧逼，再次开火。她神情凶狠，杀气腾腾。再次开火。怪物翻倒在地，仰面朝上。她喷出火焰，怪物

瞬间在火球中化为灰烬。蕾普利奔向纽特，奋力撕开那些新鲜的、黏稠的树脂状包裹物，将孩子解救出来。她一把将孩子背在身后。

纽特
（虚弱地）
我就知道你会来。

蕾普利
纽特，听着，你要抓紧了。一定要抓紧。

纽特神志有些恍惚，但还是将手脚穿过蕾普利战斗背带的束带扣好；与此同时，蕾普利捡起了武器。更多的异形战士正穿梭在异形卵之间，向她逼近。她扣动了喷火器的扳机。异形卵瞬间被烈焰吞噬。一名战士化作一团活生生的火球猛冲过来。她扣动 M-41A 步枪，两轮连射将那怪物轰成了两截。蕾普利向后退去，低身钻过一个闪着光泽的圆柱形物体下方。一声刺耳的尖啸响彻洞窟。她转过身——那东西就在眼前。

迷雾中显现出一个巨大的轮廓：异形皇后正俯视着她的卵群，宛如一尊巨大、漆黑且闪烁着光泽的昆虫状“佛像”。有什么比异形更巨大、更凶残？当然是它的“母亲”。她那长满獠牙的头颅狰狞可怖，令人难以想象。她的六肢——四条手臂和两条强壮的后腿——以怪异的姿态蜷缩在膨胀的腹部上方。那装满卵的腹部不断膨胀，化作一个巨大的、搏动着的管状囊体；它通过一层网状薄膜悬挂在错综复杂的管道与导管构成的网格上，看起来就像是一大团粗大的肠子随意地搭挂在机械设备之间。蕾普利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正是从这囊体的一部分下方钻了过去。透过腹囊的表皮，可以看到无数枚卵的轮廓在其中翻涌移动，向着那个搏动着的产卵管口挤去；它们在那里滑出，表面闪烁着黏液的光泽，随即被工蜂异形拾起。那些工蜂是体型微小、四处乱窜的——那是我们之前见过的“战士”异形的白化变体。

蕾普利拉动榴弹发射器的上膛杆，开火；再次拉动，再次开火。一连四发。榴弹深深钻入卵囊并轰然爆炸，从内部将其炸得四分五裂。无数虫卵和大量胶状物质倾泻在巢穴地面上。异形皇后陷入狂暴，发出刺耳的尖啸，那声音宛如发了疯的蒸汽汽笛。蕾普利挥舞着喷火器，带着疯狂的怒火点燃了视线所及的一切。虫卵在烈焰中蜷缩焦枯，战士异形和工蜂异形的身影在疯狂的挣扎扭动中化为乌有。整个空间回荡着皇后在火焰中挣扎时的凄厉尖叫。两只战士异形从翻滚的烟雾中冲出，向她逼近。她扣动扳机……却只听到一声空响。数字计数器闪烁着刺眼的深红色“00”。她迅速卸下弹匣，从腰间抓起另一个，猛力推入槽口，随即疯狂扫射。

那些怪物在急促的枪火闪光中灰飞烟灭。蕾普利且战且退，将内心的恐惧化作持续不断的狂暴火力；她向一切移动的物体倾泻弹药，那是一场漫长而耀眼、仿佛要灼伤双眼的火力宣泄。随后，她冲入错综复杂的地下巢穴，全凭原始本能指引着方向。

内景：地下通道
蕾普利在狂奔，近乎歇斯底里地喘息着。各种景象如潮水般冲击着她的感官……迷宫般的通道飞速掠过，警报声凄厉长鸣，爆炸震得空间站剧烈摇晃，应急灯闪烁，蒸汽喷涌，灼热的金属发出嘶嘶声。现实仿佛浓缩成了一连串令人晕眩、如同频闪灯光般的瞬间，而她只能在这其中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刺。

她瞥见自己之前扔下的一枚照明弹，随即转身。又看到了另一枚，便向它飞奔而去，脚下的大地正剧烈震颤。

内景：卵室
异形皇后疯狂挣扎，强行脱离了卵囊；撕裂的软骨和组织拖在身后。在翻腾的烟雾中，隐约可见它用强壮的双腿支撑起庞大的身躯，迈步向前。

内景：地下通道/走廊
蕾普利一边用喷火器向前方开路，一边向侧面通道里那些模糊的黑影和轮廓连发脉冲步枪弹。当她赶到货运升降机处时，武器弹药已耗尽。从上层坠落的大量碎片砸毁了她之前乘坐下来的那个升降吊笼。她猛地按下另一部升降机的控制开关，耳边传来升降机马达的轰鸣声，它正从几层楼高处缓慢下降。走廊里回荡着一声愤怒的尖啸。蕾普利透过烟雾看到一个移动的轮廓......那是一个闪烁着黑亮光泽的庞然大物，体型大到几乎填满了整个走廊空间，直抵天花板......正是异形皇后。她的弹药计数器显示为零。她试图使用喷火器，但它只发出无力的噗噗声，无法喷火。手榴弹也用光了。蕾普利扔掉武器，抬头看向正缓缓降下的升降机......又看向那个逼近的巨大身影。升降机来不及了。刺耳的尖啸震耳欲聋，她奔向墙上的梯子，奋力向上攀爬。

内景：第二层
蕾普利艰难地穿过一个狭窄的舱口爬了上来，纽特紧紧抓着她。一只强壮的黑色手臂猛地从开口处向上探出，锋利的爪子狠狠砸在格栅地板上，距离她仅有几英寸之遥。她透过格栅向下望去，看到那张巨大而恐怖的嘴就在正下方，湿漉漉的，透着狰狞的凶光。她挣扎着爬起来奔跑，身后那块格栅地板在下方生物的巨大力量冲击下向上拱起、扭曲变形。那怪物以疯狂的凶猛劲头撞击着金属板，在她奔跑的同时，紧跟在她下方的动向移动。

内景：楼梯间
蕾普利冲进一个格栅结构的紧急逃生楼梯间，奋力向上奔跑。随着空间站临终前的剧烈挣扎，楼梯间也在摇晃震颤。

声音
你们现在有两分钟时间撤离到最低安全距离。

内景：走廊/电梯处
电梯抵达底部，舱门滑开。异形皇后转身，动作突然僵住，仿佛在审视着敞开的电梯轿厢。

内景：楼梯间
蕾普利脚下一绊，膝盖重重撞在金属台阶上。她刚爬起来，就听到了电梯马达启动的声音。透过空间站的格栅结构向下望去，她看到电梯轿厢正带着不祥的气息向上升起。她明白这只有一种解释。她继续奔跑，周围的楼梯间仿佛变成了一个疯狂旋转的漩涡。

外景：停机平台
蕾普利——纽特仍紧紧抓着她——猛地冲开通往平台的舱门。透过被狂风吹散的烟雾，她看到......飞船不见了。

蕾普利
（尖叫）
毕夏普！

她的喊声变成了含混不清的尖叫，那是对最终背叛的仇恨与愤怒。她扫视天空。空无一物。

蕾普利
（歇斯底里地）

毕夏普！

纽特在抽泣。

电梯沉重地升入视野。蕾普利转身，背对着电梯门向栏杆退去。平台上已无处可逃。下方的建筑群中接连发生爆炸，巨大的火球伴随着机械结构向上喷涌。平台剧烈颠簸。不远处，一座冷却塔伴随着雷鸣般的轰响和金属撕裂的尖啸声轰然倒塌。更多的爆炸接二连三地从下方冲天而起。蕾普利目瞪口呆地注视着电梯停下。安全护栏向两侧分开。

蕾普利
（对纽特，低声说）
闭上眼睛，宝贝。

电梯门开始打开。隐约可见里面的那个身影。镜头聚焦于蕾普利（Ripley）和纽特（Newt），此时运兵船正从她们身后升起，悬停喷气引擎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声音
你们现在有三十秒的时间到达……

蕾普利纵身跃向从货舱伸出的装载吊臂，吊臂将她们送入飞船。附近基地发生剧烈爆炸，冲击波将飞船撞得向一侧倾斜。飞船伸出的起落架被纠缠的管线卡住，金属摩擦发出刺耳的尖啸声。

运兵船内/外 - 基地
蕾普利带着纽特跃入座位，将她护在怀中，并开始系好安全带。毕夏普（Bishop）正奋力操作控制台。起落架收回，强行挣脱了束缚。蕾普利“咔哒”一声扣紧了座椅安全带的锁扣。

蕾普利
全速起飞，毕夏普！

基地的整个下层结构在火球中化为乌有。空气因剧烈热浪和冲击波而震荡。运兵船引擎点火。蕾普利被猛地压回座位上。飞船向上跃升冲出，毕夏普让飞船机头朝上垂直爬升，全速推进。蕾普利和纽特眼前的景象因剧烈震动而变得模糊不清。

外景：平流层
登陆艇猛冲向上，穿透云层，进入了晴朗的高空夜色之中。在下方，云层被从底部照亮，光芒绵延至地平线尽头。

一个炽热如太阳的能量穹顶冲破云层爆发开来，强光瞬间吞没了一切画面。那艘小飞船遭到冲击波的猛烈撞击，被向前抛掷……随后它继续向上爬升——尽管船身已被灼烧，但仍能正常运作——向着群星飞去。

内景：登陆艇
蕾普利和纽特看着那刺眼的强光逐渐消退；她们坐在那里，双眼圆睁，浑身颤抖，意识到自己终于真正脱离了险境。纽特开始低声啜泣，蕾普利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

蕾普利
没事了，孩子。我们逃出来了。一切都结束了。

内景：苏拉科号货舱闸口 - 轨道上 - 稍后
那艘被烧得焦黑、伤痕累累的飞船再次停靠在投放舱内，引擎旁的冷却口喷涌着蒸汽。旋转的警示灯扫过昏暗的舱室，光影交错，令人目眩神迷。

内景：登陆艇
蕾普利跪在昏迷不醒的希克斯身旁，毕夏普站在她身后。

毕夏普
我给他打了一针止痛药。我们需要找副担架把他送到医务室去。

蕾普利点了点头，抱起纽特，走在毕夏普前面，沿着通道向装卸跳板走去。

毕夏普
如果刚才吓到你了，我很抱歉，但那个平台当时变得太不稳定了......

内景：货舱闸口 - 登陆艇
两人走下跳板时，毕夏普继续说道。

毕夏普
我不得不绕飞盘旋，同时祈祷情况不会恶化到无法接你们离开。

蕾普利在跳板中途停下脚步，转身看向他。她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蕾普利
你做得很好，毕夏普。

毕夏普
噢，谢谢，我——

他注意到一滴看似无害的微小液体溅落在鞋旁的坡道上。嘶嘶——是酸液。某种东西猛然穿透了他的胸膛，将乳白色的仿生人血液喷溅在蕾普利身上。那是异形皇后锋利如刀的蝎尾——从背后将他整个贯穿。毕夏普剧烈挣扎，双手死死抓住那截穿透身体的尾巴，任由它将自己缓缓提起，脱离甲板。在他们头顶上方，异形皇后正从着陆支架舱内的液压装置丛中怒视着下方。它原本与机械结构完美融合，直到开始现身。它用两只巨爪抓住毕夏普，将他撕成碎片，像扔布娃娃一样随手甩到一旁。它缓缓降落至甲板，旋转的灯光映照在它那油亮漆黑的肢体上，酸液与怒火交织滴落。蕾普利之前曾重创它，伤口处仍在冒着烟。这只异形皇后体型巨大、力量惊人......而且怒不可遏。它缓缓降下，六肢以非人类的诡异角度舒展开来。

蕾普利动作迟缓得如同噩梦一般，仿佛被催眠般死死盯着它......恐惧让她不敢转身逃跑。她将纽特放下，目光却始终未曾离开那怪物。

蕾普利

（对纽特）
快跑！

纽特奔向掩体。异形落到甲板上，循着动静猛然转身。蕾普利挥舞双臂，试图引开它的注意。

蕾普利
这儿！

毫无预兆地，它如闪电般直扑而来。蕾普利转身狂奔，怪物也随之跃起追击。它的利爪重重踏在蕾普利身后的甲板上，发出回响。她冲过一道舱门，按下开关。舱门伴随着嗡嗡声关闭。砰！异形紧接着撞击在门上。

内景：黑暗舱室
蕾普利在那些黑暗中难以辨认的机器间敏捷穿梭。

多角度特写——聚焦于她的动作……双脚踏入类似脚蹬的装置中，魔术贴带子迅速扣紧。手指按特定顺序飞快按下按钮，手掌紧握住复杂的控制手柄。强力马达发出低沉的嗡嗡声，液压装置发出尖锐的啸叫声。

内景：货舱闸门
当小女孩纽特（Newt）爬进横穿甲板、宛如沟渠般的检修通道时，异形皇后将注意力从舱门转向了她。这些通道上方覆盖着钢制格栅，空间狭窄，仅容她勉强爬行。

通道内：
纽特像兔子一样飞快地爬行，透过格栅，她看到上方出现了异形那庞大的身影。她身后的一块格栅被猛然掀开。她拼命向前爬去。紧接着，就在她脚后跟处，又一块格栅被掀开了。光线倾泻而入。下一块被掀开的格栅，恐怕就在她头顶上方了。

货舱闸门：
听到身后舱门马达的声响，异形皇后猛然转身。随着舱门向两侧滑开，一个非人的轮廓显露出来。

蕾普利（Ripley）走了出来，身上穿着重达两吨的强化钢制外骨骼——动力装甲（Power Loader）。它既像中世纪的铠甲，又拥有推土机般的力量。她迈出一步……那巨大的脚掌重重地踏在甲板上，发出震耳的金属撞击声。她又迈出一步，步步逼近。

蕾普利脸上的神情，是你绝不愿见到的……没有什么比一位母亲保护孩子时的怒火更可怕，此刻，那股原始而充满杀意的狂怒在她体内奔涌，驱散了一切恐惧。

蕾普利
离她远点，你这贱货！

异形皇后发出令人胆寒的尖啸，猛扑过来。

砰！一只巨大的液压机械臂横扫而出，重重击中了它。她用头骨猛击它丑陋的头骨，然后把它狠狠地摔在墙上。它反弹回来，反手一击，重重地砸了下去。砰！它向后撞进了重型装卸设备里。

蕾普利
（尖叫）
来啊！

女王怒火中烧，身影一闪而过，挥舞着难以置信的利爪。战斗开始了。

利爪挥舞，尾巴猛甩。蕾普利用钢叉猛烈地格挡。它们旋转着，所到之处，一切都被摧毁殆尽。巨大的洞穴里回荡着噩梦般的声响......呜咽、撞击、叮当、尖叫。

它们紧紧地抱在一起，生死相搏。蕾普利合拢钢叉，碾碎了怪物的两条肢体。它疯狂地挣扎扭动，离她裸露的身体只有几英寸远。她把它举了起来。后腿猛地撕扯着她，撞击着安全笼，将其撞出一个凹痕。锋利的牙齿从它满是獠牙的大嘴里伸出近一米，从防撞杆之间穿梭而过。她低头躲闪，牙齿猛地撞进她身后的座椅垫，口水四溅。黄色的酸液顺着液压臂向她喷涌而下。那怪物撕扯着高压软管。紫色的液压油喷溅而出......机器的血液与异形的血液混合在一起。它们失去平衡，翻倒在地。女王将她压在身下。蕾普利按下一个开关。动力装载机的切割炬瞬间点燃，火焰直射到那怪物的脸上。它们一起翻滚着，越过一个矩形坑的边缘——一个垂直装卸气闸。

内景：装卸气闸
它们在四米深的下方撞在一起，扭曲地躺在装载机的残骸中。异形发出凄厉的惨叫，被压在身下。

蕾普利将手臂从装载机的控制面板上抽出，伸手去够气闸启动按钮。她猛地按下红色的 “内门紧急开启” 按钮，并扣上 “锁定” 锁。警报声响起。她按下 “外门开启” 按钮，伴随着一声飓风般的尖啸，他们躺着的舱门裂开，露出下方无尽的星空深渊。

这段时间里，异形一直在疯狂地攻击她，而她则在狭小的空间里拼命抵挡。气闸变成了一个风洞，狂风呼啸，她挣扎着想要从装载机上解脱出来。巨大的飞船气流在她身边呼啸而过，直冲太空，她则奋力爬上维修梯。

内景：货舱
纽特发出一声尖叫，飓风般的气流将她卷过地板，朝着气闸的方向而去。毕夏普几乎被撕成两截，他那像意大利面一样的内脏被风吹得四处乱飞，他紧将自己固定在一根支柱上，拼命地伸手去抓从他身边滑过的纽特。他抓住了她的手臂，紧紧地抓着，而她像个玩偶一样在气流中摇摇晃晃。

内景：装卸气闸
异形抓住了蕾普利的脚踝。她紧紧地抓住梯子的一根横档，感觉自己的胳膊几乎要从肩关节里被扯出来。

舱门继续打开，整个宇宙在她脚下张开。装卸机翻滚着坠落，拖着异形——异形手里还抓着蕾普利的一只鞋子——坠入宇宙深处。它的尖叫声渐渐减弱，最终消失了。

蕾普利使出全身力气对抗着狂风，爬过内舱门的边缘。她从第二个面板上释放了超控装置。内门关闭了。湍急的空气回荡，最终平静下来。

她仰面躺着，精疲力竭，大口喘着气。她虚弱地转过头，看到毕夏普仍然抓着纽特的胳膊。胳膊上沾满了他自己乳白色的血迹。毕夏普给了她一个淡淡的、虚弱的微笑。

毕夏普
对一个人类来说，还不错。

他眨了眨眼。

蕾普利走到纽特身边。

纽特
（虚弱地）
妈妈……妈妈？

蕾普利
宝贝，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蕾普利紧紧地抱住她。

内景：走廊
蕾普利一瘸一拐地沿着走廊走着，把纽特抱在腰间。飞船的系统发出令人安心的嗡嗡声。纽特的头靠在她的肩膀上。

纽特
我们现在要睡觉了吗？

蕾普利
对。

纽特
我们可以做梦吗？

蕾普利
可以，亲爱的。我想我们都可以。

镜头跟随她们，她们沿着笔直的长走廊渐渐远去。

淡出 剧终













